

鐵樵函授醫學

醫學史

中編

第十種第一期



歷代醫術名流列傳

醫緩 周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

左傳

唐人得膏盲僮謂醫緩未知故不能治

醫和 周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愒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于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愒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蓄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寵節。有蓄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爲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謂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

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左傳

案醫和所說六氣與天元紀大論等篇有異。呂覽盡數篇曰：天生陰陽寒暑燥溼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爲利，莫不爲害，又與醫和不同。古醫經今僅存內經，無以知其會通之說。

扁鵲

周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予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諸大夫強而公族弱，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

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閒。閒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撓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

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鷄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鑿石橋。引案。杙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擗髓腦。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嘆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郟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二股。以至於陰。當尙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曠。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

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人。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潛。忽忽承陝。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蹙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續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蹙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瀉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閒。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羹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

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早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令醫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史記

此齊桓侯非桓公小白乃田和子桓公午

文摯 周

齊閔王疾。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診王疾。謂太子曰。非怒則王疾不可治。怒王則文摯死。太子曰。苟已王疾。臣與母以死爭之。願先生勿患也。文摯曰。諾。與太子期而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履。登牀履。王衣問疾。王怒不與言。文摯因出。陋辭以重怒王。王吐而起。遂乃疾已。王不悅。果以鼎生烹文摯。太子與母合爭之。不得。夫忠於平世易。忠於濁世難也。

呂氏春秋

案華佗治郡守病。因噴毒吐黑血而愈。即取法於文摯。

倉公 漢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

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不可治。年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遊諸侯。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意家居。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

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結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卽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卽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卽驗之。有驗。然尙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卽嘗已爲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卽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癰腫。後八日嘔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卽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而靜。此內關之病也。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卽經主病也。代則絡脈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癰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

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及八分則嘔膿也。

故上... 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訖食飲。臣意卽爲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卽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疾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爲重陽。重陽者。邊心主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爲蹶入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洩。循曰。不得前後洩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洩。再飲大洩。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脈無五藏氣。右口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爲下。右爲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湧赤也。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爲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擊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卽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卽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卽爲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卽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卽轉爲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脬。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卽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滫滫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

有熱下溲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瘴也。加以寒熱，卽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卽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卽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卽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卽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小腹痛。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臣意卽謂齊太僕臣饒內

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合也。是脾氣也。右脈口氣至緊小。見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爲寒中。臣意診其脈曰。迴風。迴風者。飲食下噓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噓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爲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胸滿。卽爲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

者病必入中出及澼水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衆醫皆以爲風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澼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卽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卽不遺溺。澼清小腹痛止。卽更爲火齊湯以飲之。三口而疝氣散。卽愈。

故濟北王阿母自言足熱而漼。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爲方。多技能爲所是。案法新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

以爲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卽仆於廁。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齟齬。臣意灸其左太陽明脈。卽爲苦參湯。日漱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往飲葇荅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卽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卽告宦者。平平好爲脈學。臣意所。臣意卽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卽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

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然。奴病者。用藥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察之如死青之。茲衆醫不知以爲大蟲。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日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尙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爲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卽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卽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亟。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

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見建家京下方石。卽弄之。建亦欲効之。効之不能起。卽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卽爲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爲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卽竄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日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版 所 翻 必
權 有 印 究

鐵樵函授醫學

醫學史

中編



第十種第二期

醫學史中編

第二期

孫永祚編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爲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脉曰。螻瘧。螻瘧爲病。腹大上膚黃。羸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卽出。螻瘧可數升。病已。三十日爲故。病螻瘧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篤。不發化爲蟲。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脉循其尺。其尺索刺羸而毛美。奉髮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脉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飲食下噎。輒後之。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卽走去。驅疾至舍。卽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爲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爲何。曰。以爲迴風。可治。信卽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卽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

問之。盡如意診。臣卽爲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洩血死。卽後十一日洩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則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肝。故過期。所以洩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養喜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卽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洩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爲藥。精悍。公服

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卽爲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卽爲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脉。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之。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爲重困於俞。忿發爲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爲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爲陽虛候時病甚。衆醫皆以爲蹶。臣意診脉以爲痺根在右脇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卽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卽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嘗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爲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瘖卽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

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脉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切之得腎反肺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臣意診脉曰牡疝。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爲勞力事。爲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踡。要蹶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脉得番陽。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脉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脉。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脉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

所失所待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數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爲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非病也。以爲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

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文王年未滿二十。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卽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爲易賀。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

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于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爲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臣意卽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爲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

幸方甚。意死不致忘。傳人。居有間。公孫光聞意。臣意來論方見言。百世爲之。行

也。師光喜曰：公必爲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隨蓄善爲方，吾不若其力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卽爲書以意屬楊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呂學臣意教以五診。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爲齊王侍醫。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

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脉。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史記

案抱朴子至理篇淳于能解顱以理腦是肩公更有剗割之術

郭玉 後漢

郭玉者。廣漢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鍼經脉法。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隱側之術。和帝時爲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乃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脉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過。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鍼卽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鍼

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強。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鍼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猶且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以爲不愈也。帝善其對。年老卒官。

漢人好以聲爲訓。故郭玉云。醫之爲言。意也。此本口給。一時不爲典要。後世醫家以此言得自便利。則務空談。不務實驗。不獨論五運六氣者爲然。卽辨傷寒金匱者。莫不皆然。

華佗

後漢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勇。游學徐土。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鍼。亦不過一兩處。下鍼言。當引某許。

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鍼。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鍼藥所不能及。當須剗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絳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脈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爲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兒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日並起。鹽漬嚴昕與數人共俟佗。適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扶將還。歸家中宿死。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脈曰。尙虛未得復。勿爲勞事。御內即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

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鍼胃管訖。便苦欬嗽。欲臥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物女宛丸。十日卽除。彭城夫人夜之廁。蠶螫其手。呻呼無賴。佗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爲易湯。湯令煖之。其日卽愈。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許。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齋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卽如佗言。立吐蚘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尙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蚘輩。約以十數。又有一郡守病。

佗以爲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嗔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
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
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刳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
差。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得病。胸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脈之曰。府君胃中有
蟲數升。欲成內疽。食腥物所爲也。即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
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
良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太祖聞而召佗。佗常在左右。
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鍼鬲。隨手而差。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脈。曰。傷
娠而胎不去。將軍言聞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按脈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
佗舍去。婦稍小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脈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兒
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血

脈不復歸。必燥着母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并鍼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鍼既加。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所。佗之絕技。凡類此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後太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治。佗曰。此近難濟。恆事攻治。可延歲月。佗久遠家思歸。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太祖累書呼。又敕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送之。於是傳付許獄。考驗首服。苟或請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縣。宜含宥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爲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初軍吏李成苦欬。晝夜不寤。時吐膿血。以問佗。佗言君病腸臃。欬之

所吐。非從肺來也。與君散兩錢。當吐二升餘膿血。訖快自養。一月可小起。好自將愛。一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六歲。親中人有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今彊健。我欲死。何忍無急去藥。以待不祥。先持貸我。我差爲卿從華佗更索。成與之。已故到譙。適值佗見收。恩恩不忍從求。後十八歲成病竟發。無藥可服。以至於死。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爾。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是以古之僊者爲導引之事。熊羆鴟顧。引輓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蹠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體輕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鍼術。凡醫咸言背及胸臆之間不可妄鍼。鍼之不過四分。而阿鍼背入一二寸。巨闕胸臆鍼下五六寸。而病輒皆廖。阿從佗求

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三國志

案龐安時傷寒總病論有解華陀內外實說。疑此傳誤用內外字。外實法當發汗。內實法當下之。其說是也。

三蟲者。巢元方云。虬蟲赤蟲蟻蟲也。

抱朴子雜應篇云。余見戴霸華佗所集金匱綠囊崔中書黃素方及百家雜方五百許卷。肘後備急方序云。省仲景元化劉戴祕要金匱綠秩黃素方。近將千卷。元化綠秩已亡。今之中藏經僞書也。

張仲景 後漢

林億傷寒論序引甘伯宗名醫別錄張仲景名機。南陽人。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始受術於同郡張伯祖。時人言識用精微過其師。

太平御覽七百二十二引何顓別傳。同郡張仲景總角造顓。顓謂曰。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後將爲良醫。卒如其言。顓先識獨覺。言無虛發。王仲宣年十七。嘗遇仲景。仲景曰。君有病。宜服五石湯。不治且成。後年三十當眉落。仲宣以其言貴長也。遠不治也。後至三十。病果成。竟眉落。其精如此。仲景之方術。今傳於世。

皇甫謐甲乙經序。仲景見侍中王仲宣。時年二十餘。謂曰。君有病。四十當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湯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湯勿服。居三日。見仲宣。謂曰。服湯否。仲宣謂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湯之診。君何輕命也。仲宣猶不言。後二十年。果眉落。後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終如其言。此事雖扁鵲倉公無以加也。仲景論廣伊尹湯液爲數十卷。用之多驗。

劉知幾史通人物篇云。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宇。若元則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植許詢文稚高於楊豫。而陳壽國志王隱晉史。廣列諸傳。而遺此不編。此亦網漏吞舟。過爲迂闊者。

總論

論上古醫事之書有黃常素問及九卷。而其書當爲晚周醫家所集。然則醫事之實錄自和緩始。古者巫彭初作醫。治病者在祝由而已。其後智慧萌動。知鬼神之不足信。而醫術與巫事分離。皇甫士安云。伊尹以亞聖之才。撰用神農本草以爲湯液。然則經方之作始於夏商之際。故武丁作書。有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之喻。己周官瘳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病。以五聲五氣五色眠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瘍醫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味節之。於是醫法備矣。觀醫緩之論治。曰攻之。攻卽達之。達卽藥之。醫和原疾。以六氣之淫而生六疾。其術絕不附鬼物。此卽漢志所稱醫經經方二家之言也。扁鵲雖視垣一方人。然其治法。大抵湯熨鍼石酒醪而已。亦未嘗雜巫事也。鄭康成注疾醫之職。以五氣五聲五色眠死生云。審用此者。莫若扁鵲倉公。注爾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云。能專是

者其唯秦和。是謂秦和善切脉。而扁鵲倉公善望色也。然太史公曰天下言脉者由扁鵲。而陽慶傳扁鵲之脉書。倉公又受之陽慶。自紀所爲人切脉驗死生事至詳。蓋扁鵲大醫。能隨俗以變其術。故當兼此數者。而倉公爲得其傳者也。皇甫士安又云。仲景論廣伊尹湯液爲數十卷。是知仲景之學當屬經方家。士安又以俞跗爲中古名醫。而史稱俞跗治病。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搦髓。撲荒爪。幕湔澆腸胃。漱滌五藏。此有似乎華陀之術。而抱朴子又稱淳于能解顛以理腦。是知華陀之術必有所受之也。陀與仲景同時。而彼此不見稱引。意者其不相知耶。抑其學不同而相輕也。千金方引華佗論傷寒法。一日在皮。當摩膏火灸。二日在膚。可法鍼發汗。三日在肌。復發汗。四日在肉。宜吐。復一法鍼之。五日。在腹。六日入胃。入胃則可下也。其法以視仲景六經之治。精粗懸絕。然史稱華陀鍼灸剗割之神。而仲景方刺法灸法亦已闕疏。抱朴子謂仲景穿肉以納

謂之殊巧絕技矣。若夫仲景之法。歷千年而不廢。元化之傳。自吳普樊阿以後。遂無聞焉。將爲鍼能殺人。剗割亦鮮能生者。故其道寢廢耶。孫奇曰。嘗讀華佗傳。云出書一卷。曰此書可以活人。每觀華佗凡所療病。多尙奇怪。不合聖人之經。臣奇謂活人者必仲景之書也。此可爲二人技術之定評矣。

鐵樵函授醫學講義

第二期

版 所 翻 必
權 有 印 究

醫學史

中編



第十種 第三期

王叔和 晉

太平御覽七百二十引高湛養生論曰。王叔和高平人也。博好經方。洞識攝生之道。嘗謂人曰。食不欲雜。雜則或有所犯。當時或無災患。積久爲人作疾。尋常飲食。每令得所。多飡令人彭亨短氣。或至暴疾。夏至秋分。少食肥膩餅臠之屬。此物與酒食瓜果相妨。當時不必卽病。入秋節變。陽消陰息。寒氣總至。多至暴卒。良由涉夏取冷大過。飲食不節故也。

皇甫謐甲乙經序。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選論甚精。指事施用。

案叔和之學說。今可見者。尙有脈經及傷寒序例。爲醫家人人所誦習。故此
不著。

皇甫謐 晉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沉靜寡欲。始有高尙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草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立守論以答之。曰。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謐

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况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暗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爲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爲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謚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懸天乎。叔父有子旣冠。謚年四十。喪所生後母。遂還本宗。城陽太守梁柳。謚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謚餞之。謚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

是非吾心所安也。時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鄉親勸令應命。謚爲釋勸。論以通志焉。其辭曰。相國晉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皆拜騎都尉。或賜爵關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唯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父兄及我寮類。咸以爲天下大慶。萬姓賴之。雖未成禮。不宜安寢。縱其疾篤。猶當致身。余惟古今明王之制。事無巨細。斷之以情。實力不堪。豈慢也哉。乃伏枕而歎曰。夫進者身之榮也。退者命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尙當容之。况余實篤。故堯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澤。或過門不敢入。咎繇之徒。兩遂其願者。遇時也。故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獨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哲。仁道不遠。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見逼。或以逆世爲慮。余謂上有寬明之主。必有聽意之人。天網恢恢。至否一也。何尤於出處哉。遂究賓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勸。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舍通吐靈。故黃鍾次

發三材連利。明若在契。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先覺於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渭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於黃神。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研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既遭皇禪之朝。又投祿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道真。可以冲邁。此真吾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遂藪。含章未曜。龍潛九泉。蹇然執高。棄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昏迴。則天位正。王教班斂。則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上招迕主之累。下致駭衆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羣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同命並臻。飢不待滄。振藻皇塗。咸秩天官。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遜遯丘園。不睨華好。惠不加入。行不合道。身嬰大疚。性命難保。若其羲和促轡。大火西頽。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貴陰賤璧。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

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冲靈翼於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闥闔。步玉岑。登紫闥。侍北辰。翻然景曜。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錯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加景鍾。參敝彝倫。存則鼎食。亡爲貴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輝。曜忘青紫之班。麟辭容服之光。粲抱弊褐之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旁薄羣生。寄身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元氣混蒸。衆品仰化。誕制殊徵。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牽於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橫勢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臏刖而齊寧。蠡

馮以彈劍感主女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陳黑足之勢。東郭劫於田。顏闔恥於見逼。斯皆棄禮喪真。苟榮朝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三皇。齊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闇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遜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槩。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沉。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遜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於西鄰。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於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諡於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萊志邁於江岑。君平因著以道著。四皓潛德於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於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羣賓。故能棄

外親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沉。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駭衆。吾亦怪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黃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統而尸起。文摯徇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祕於漢皇。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於天籙。亮我監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其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謚上疏。自稱草莽臣。曰。臣以尪弊。迷於道趣。因疾抽簪。散髮林阜。人綱不閑。鳥獸爲羣。陞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是以沔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晉食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闕外。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

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膈。四肢酸重。加以困乏。救命呼噏。父兄見出。妻息長訣。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歎息。臣聞韶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郤子入周。禍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况臣糠糲。糝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竊聞同命之士。咸以畢到。唯臣疾疢。抱爨牀蓐。雖貪明時。懼斃命路。隅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輸實之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懷俊。索隱於傳巖。收釣於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謚辭切言至。遂見聽許。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謚雖羸疾。而披閱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恙叩刃。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贄爲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謚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棧棧。易之明義。玄纁之贄。自古之舊也。故孔

子稱夙夜強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於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或身卽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况命士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之如何。政之失賢於此乎在矣。咸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謐。沉靜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謐爲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尋發詔徵爲議郎。又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爲功曹。並不應。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立晏先生以爲亡存天下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嬰疾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矣。常懼天隕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略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竭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于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

之性也。尸與上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孫瓊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士。漢書以爲賢於秦始皇。如令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況終。非卽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啓好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啓姦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將金環。或捫腸求球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爲也。遂生意於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真。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

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纏劍。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含之物。一皆絕之。吾本欲露形入阮。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古輟爲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卽時服幅巾故衣。以蘧蔭裹尸。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阮訖。舉牀就阮。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齊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蘧蔭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奸不生心。終始無怵惕。于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爲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

而竟不仕。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童靈方回第遵其遺命。謚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

葛洪傳 晉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祖系吳大鴻臚。父悌。吳平後。入晉。爲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買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基局幾道。樛蒲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日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爲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祕檄洪爲將兵都尉。攻冰別率。破之。遷伏波將。

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稽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赴。元帝爲丞相。辟爲椽。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椽。遷諮議參軍。于寶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爲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嶽表補東官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兒子望爲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羣。藏逸迹於跛驢之伍。豈况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鶩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又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

和肆哉。夫焦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躡石也。要離之贏而強起。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安志乎窮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筆有藻稅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弘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諮。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粗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悻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閤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

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玄頤。析理入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

案玄宴抱朴二傳。雖不盡關醫術。以其文辭甚美。故全錄之。俾同學誦習。有助文章云爾。

版 所 翻 必
權 有 印 究

醫學史

中編



第十種第四期

醫學史中編

第四期

孫永祚編

褚澄

南齊

南齊書褚淵傳。淵弟澄。字彥道。初湛之尙始安公主。薨。納側室郭氏。生淵。後尙吳郡公主。生澄。淵事主孝謹。主愛之。湛之亡。主表淵爲嫡。澄尙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建元中爲吳郡太守。豫章王感疾。太祖召澄爲治。立愈。尋遷左民尙書。淵薨。澄以錢萬一千就招提寺贖太祖所賜淵白貂坐褥。壞作裘及纓。又贖淵介幘犀帶。及淵常所乘黃牛。永明元年爲御史中丞。袁彖所奏。免官禁錮。見原遷侍中。領右軍將軍。以勤謹見知。其年卒。澄女爲東昏皇后。永元元年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南史本傳。褚澄爲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澄。見謂曰。汝有重疾。答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爲診脈。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瀟雞。

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吐得一物如升。涎裹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

河南通志。褚澄陽翟人。所著醫論十篇。世稱褚氏遺書。

案今所傳褚氏遺書。據宋清泰中蕭淵序。稱黃巢之亂。盜發褚澄墓。環石十八片。形制如槲。石刻文字。卽此書也。其中平脈一則。最爲奇特。以寸關尺三部配五藏。男順候而女倒候。前此旣無此說。後此亦未有宗之者。

徐文伯

南史張融傳。徐道度生文伯。叔響生嗣伯。文伯亦精其業。兼有學行。倜儻不屈。意於公卿。不以醫自業。融謂文伯嗣伯曰。昔王微嵇叔夜並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所不論。得之者由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褚侍中澄當

鄙之何能不恥之。文伯爲效與嗣伯相埒。宋孝武路太后病。衆醫不識。文伯診之曰。此石博小腸耳。乃爲水劑消石湯。病卽愈。除鄱陽王常侍。遺以千金。旬日恩意隆重。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每至輒氣欲絕。衆醫以爲肉癥。文伯曰。此髮癥。以油投之。卽吐得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挂門上。適盡一髮而已。病都差。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診。曰。此腹是女也。問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男左邊青黑。形小于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刀斧恐其變異。請針之立落。便瀉足太陰。補手陽明。胎便應針而落。兩兒相續出如其言。

徐嗣伯

南齊書。徐淵傳。時東陽徐嗣。妙醫術。有一僮父冷病積年。重茵累褥。牀下設爐火。猶不差。嗣爲作治。盛冬月。令僮父脫身坐石上。以百瓶水從頭自灌。初與數十瓶。寒戰垂死。其子弟相守垂泣。嗣令滿數。得七八十瓶。後舉體出氣如雲蒸。

嗣令徹牀去被。明日立能起行。云此大熱病也。又春月出南籬門戲。聞笛屋中有呻吟聲。嗣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治必死。乃往視一姥。稱舉體痛。而處處有黥黑無數。嗣還。煮升餘湯。送令服之。姥服竟。痛愈甚。跳投牀者無數。須臾所黥處皆拔出長寸許。乃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事驗甚多。過於澄矣。

南史張邵傳。徐嗣伯字叔紹。有孝行。善清言。位正員郎。諸府佐。彌爲臨川王映所重。時直閣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夏日常複衣。嗣伯爲診之。曰。卿伏熱。應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閣。敢有諫者。撻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吃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爾恆發熱。

也。當取死人枕。煑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邊腐缺。服之。卽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衆醫不能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虵耳。極難療。當以死人枕煑服之。依語煑枕。以湯投之。得大利。并虵虫。頭堅如石。五升病卽差。後沈僧翼患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煑服之。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宴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沈滯。得死人枕投之。魂氣飛越。不得附體。故尸注可差。石虵者。久虵也。醫療旣僻。虵中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煑死人枕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須邪物以鈎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去。故令埋於冢間也。又春月出南籬間。戲聞笄屋中有呻聲。嗣伯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稱體痛。而處處有黥黑無數。嗣伯還煑斗餘湯。送令服之。服訖。痛勢愈甚。跳投牀者無數。須臾所黥處皆拔出釘長寸許。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

疽也。

案三國志華佗傳注云。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日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使然火溫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此與嗣伯治房伯玉之法略同。可知徐氏兄弟是宗元化之術者。

陶弘景

梁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初母夢青龍自懷而出。并見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遂產弘景。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及長。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耳。讀書萬餘卷。善琴碁。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

決焉。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及發。公廩。祖之於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朝野榮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恆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始從東陽孫遊岳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時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弘景爲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輒覺。建武中齊宜都王鏗爲明帝所害。其夜弘景夢鏗告別。因訪其幽冥中事。多說祕異。因著夢記焉。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侍其旁。特愛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尙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圖產物醫術本草。著帝代年歷。又嘗造渾天象云。修道所須。非止史官是用。義師平建康。聞議禪。

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高祖既早與之遊。及卽位後。恩禮逾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善辟穀導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壯容。深慕張良之爲人。云古賢莫比。曾夢佛授其菩提記。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鄆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太宗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堂。與談論數日而去。太宗甚敬異之。大通初。令獻二丹於高祖。其一善勝一名成勝。並爲佳寶。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申如恆。詔贈中散大夫。諡曰貞白先生。仍遺舍人監護喪事。弘景遺令薄葬。弟子遵而行之。

案隱居尋訪仙藥。所以合丹。故是道士。不是醫經經方家。

徐之才 北齊

徐之才。丹陽人也。父雄。事南齊。位蘭陵太守。以醫術爲江左所稱。之才幼而齔發。五歲誦孝經。八歲略通義旨。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老

子野吳郡張嶷等每共論周易及喪服儀。酬應如響。咸共歎曰。此神童也。孝綽又云。徐郎燕頤。有班定遠之相。陳郡袁昂。領丹陽尹。辟爲主簿。人務事宜。皆被顧訪。郡廨遭火。之才起望。夜中不著衣。披紅服帕。出戶映光。爲昂所見。功曹白請免職。昂重其才術。仍特原之。豫章王綜出鎮江都。復除豫章王國右常侍。又轉綜鎮北主簿。及綜入魏。三軍散走。之才退至呂梁。橋斷路絕。遂爲魏統軍石茂孫所止。綜入魏旬月。位至司空。魏聽綜收斂僚屬。乃訪之才。在彭泗。啓魏帝云。之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辨。詔徵之才。孝昌一年。至洛。勅居南館。禮遇甚優。從祖謩子踐。啓求之才。還宅。之才藥石多效。又就涉經史。發言辯捷。朝賢競相要引。爲之延譽。武帝時。封昌安縣侯。天平中。齊神武徵赴晉陽。常在內館。禮遇稍厚。武定四年。自散騎常侍。轉祕書監。文宣作相。普加黜陟。楊愔以其南土之人。不堪典祕書。轉授金紫光祿大夫。以魏收代領之。之才甚怏怏不平。之才

少解天文兼圖讖之學。共館客宗景業參校吉凶。知午年必有革易。因高德政啓之。文宣聞而大悅。時自婁太后及勳貴臣咸云關西既是勁敵。恐其有挾天子令諸候之辭。不可先行禪代事。之才獨云千人逐兔。一人得之。諸人咸息。須定大業。何容翻欲。學人又援引證據。備有條目。帝從之。登祚後。彌見親密。之才非唯醫術自進。亦爲首唱禪代。又戲謔滑稽。言無不至。於是大被狎昵。尋除侍中。封池陽縣伯。見文宣政令轉嚴。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獲。述職猶爲弄臣。皇建二年。除西兗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手便愈。孝昭賜采帛千段。錦四百匹。之才既善醫術。雖有外授。頃卽徵還。既博識多聞。由是於方術尤妙。大寧二年春。武明太后又病。之才弟之範爲尙藥典御。勅令診候。內史皆令呼太后爲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之。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謠云。

中之範圍靴是何義之才曰靴者革旁化寧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舡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爲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又有以骨爲刀子靶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癩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尙書左僕射俄除兗州刺史特給鏡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恆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爲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卽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每發動輒遣騎追之針藥所加應時必効故頻有端執之舉入秋武成小定更不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附藉兗州卽是本屬遂奏附除刺史以胡長仁爲右僕射及十月帝又病動語士開云恨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其

月八日勅驛追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到。既無所及。復還赴州。在職無所侵暴。但不甚閑法理。頗亦疎慢。用捨自由。五年冬。後王徵之才。尋左僕射。闕之才曰。自可復禹之績。武平元年。重除尙書左僕射。之才於和士開。陸令萱。母子曲盡卑狎。二家苦疾。救護百端。由是遷尙書令。封西陽郡王。祖珽執政。除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曰。子野沙汰我。斑目疾。故以師曠比之。之才聰辯強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戲之才爲師公。之才曰。既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註。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爲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卽答云。卿姓在亡爲虛。在丘爲虛。生男則爲虞。養馬則爲驢。又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卽應聲云。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是逐李。斯東走。爲是負帝女。南徂李。諾於廣坐。因稱其父名曰。卿嗜熊白生。

底衆莫知之才曰。生不爲人所知。死不爲人所諱。此何足問。唐邕白建方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之才。蔑之。元日對邕爲諸令史。祝曰。見卿等位當作。唐白又以小史好嚼筆。故嘗執管就元文遙口曰。借君齒。其不遜如此。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武成生齲牙。問諸醫。尙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賞之。爲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由可活。之才妻魏廣陽王妹。之才從文襄求得爲妻。和士開知之。乃淫其妻。之才遇見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戲笑。其寬縱如此。年八十卒。贈司徒公。錄尙書事。諡曰文明。長子林字少卿。太尉司馬。次子同卿。太子庶子。之才以其無學術。每歎云。終恐同廣陵散矣。弟之範亦醫術見知。位太常卿。特聽襲之才爵。西陽王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中卒。

案自古以醫術顯貴者。其惟之才與北周姚僧垣爲最。唐人常以徐王姚公並稱云。

巢元方隋

古今醫統。巢元方不知何郡人。大業中爲太醫博士。奉詔撰諸病源候論五十卷。罔不該集。今行世爲巢氏病源。

楊上善

古今醫統。楊上善不知何郡人。大業中爲太醫侍御。名著當代。稱神診療出奇。能起沈疴篤疾。不拘局方。述內經爲太素。知休咎。今世之云太素脈。皆宗之。鮮有得其妙者。

案病源太素二書今並存。

王阮傳戴吳葛呂張異同咸悉載錄。可謂集診法之大成者矣。雖其法有與素問不合者。然自古診法本有多塗。故素問既立三部九候之法。而又云氣口成寸以決死生。氣口獨爲五藏主。更有尺寸內外分配藏府之說。及難經則以寸關尺爲三部。浮中沉爲九候。是知叔和之法。非但自有所見。亦必有所受之。苟可以決死生別嫌疑。亦何必貴遠而賤近乎。二者陶隱居名醫別錄。蓋自古相傳神農本經三卷。所出郡縣。乃後漢制。則仲景元化所記。又有桐君採藥錄。說其花葉形色。藥對四卷。論其佐使相須。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等。復有損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熱舛錯。草石不分。蟲獸無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隱居苞綜諸經。研括煩省。以神農本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爲主。又進名醫別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種。并序錄爲七卷。藥物於是大備。三者徐之才藥對之才曰。諸藥有宣通補洩輕重澀滑燥濕。

此十種者是藥之大體。而本經都不言之。後人亦所未述。遂令調合湯丸有味。於此至。至如宣可去壅。卽薑橘之屬是也。通可去滯。卽通草防己之屬是也。補可去弱。卽人參羊肉之屬是也。洩可去閉。卽葶藶大黃之屬是也。輕可去實。卽麻黃葛根之屬是也。重可去怯。卽磁石鐵粉之屬是也。澀可去脫。卽牡蠣龍骨之屬是也。滑可去著。卽冬葵榆皮之屬是也。燥可去濕。卽桑白皮赤小豆之屬是也。濕可去枯。卽紫石英白石英之屬是也。只如此體。皆有所屬。凡用藥者。審而詳之。蓋歧伯七方。乃立方之繩墨。之才十劑。則調劑之規矩。以七方之法。通之十劑之用。則方藥之變化盡矣。至如太素脈法。預測休咎。索隱行怪。後世有述。此乃聖人之所不爲。亦吾黨之所未解也。

版 所 翻 必
權 有 印 究

醫學史

中編



第十種第五期

甄權唐

舊唐書本傳。甄權許州扶溝人也。嘗以母病與弟立言專醫方。得其旨趣。隋開皇初為祕書省正字。後稱疾免。隋魯州刺史庫狄嶽苦風。患手不得引弓。諸醫莫能療。權謂曰。但將弓箭向塚一鍼可以射矣。鍼其肩隅一穴。應時即射。權之療疾多此類也。貞觀十七年。權年一百三歲。太宗幸其家。視其飲食。訪以藥性。因授朝散大夫。賜幾杖衣服。其年卒。撰脈經鍼方明堂人形圖各一卷。

案千金鍼灸門即用甄權之說。

孫思邈

唐書本傳。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為用耳。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

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聰視瞭。帝嘆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鄰等師事之。照鄰有惡疾。不可爲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雪霜。張爲虹霓。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臟。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蒸生熱。否生寒。結爲瘤贅。陷爲癰疽。奔則喘乏。竭則樵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贏。孛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樵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砭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照鄰曰。人事奈何。曰。心爲之君。君尙恭。故欲小。

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復問。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爲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惰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初魏徵等修齊梁陳周隋等五家史。屢咨所遺。其傳最詳。永淳初卒。年百餘歲。遺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孫處約常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貴。佺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爲之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尙未生。及溥爲蕭丞。而齊卿徐州刺史。

舊唐書本傳。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

百家之說兼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嘆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而難爲用也。周宣帝時。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常謂所親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太宗卽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廣成。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顯慶四年。高宗召見。爲諫議大夫。又固辭不受。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鄆陽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盧照鄰等。執師贄之禮以事焉。思邈嘗從幸九成宮。照鄰留在其宅。時庭前有病梨樹。照鄰爲賦。其序曰。癸酉之歲。余臥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鄆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孫思邈處士居之。邈道合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及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閔安期先生之儔也。照鄰有惡疾。醫所不能愈。乃問思邈。名

虹霓。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寢。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竭而爲樵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知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孛彗飛流。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瀆竭涸。天地之樵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心小也。赴赴武夫。公侯干城。謂膽大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疾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思邈自云。開皇辛酉歲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話周齊間事。歷歷如眼見。以此參之。

不啻百歲人矣。然猶視聽不衰。神采甚茂。可謂古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初魏徵等受詔修齊梁陳周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思邈口以傳授。有如目觀。東臺侍郎孫處約將其五子鑄倣俊佑。佷以謁思邈。思邈曰。俊當先貴。佑當晚達。佷最名重。禍在執兵。後皆如其言。太子詹事盧齊卿童幼時。請問人倫之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孫當爲屬吏。可自保也。後齊卿爲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爲徐州蕭縣丞。思邈初謂齊卿之時。溥猶未生。而預知其事。凡諸異迹。多此類也。永淳元年卒。遺令薄葬。不藏冥器。祭祀無牲牢。經月餘。顏貌不改。舉屍就木。猶若空衣。時人異之。自注老子莊子。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又撰福祿論三卷。攝生真錄及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子行天授中爲鳳閣侍郎。

獨異志。唐天后朝。處士孫思邈居於嵩山修道。時大旱。有敕選洛陽德行僧徒。

聞至言當得改化。林曰：講經祈雨，二聖知之乎？答曰：安得不知！然雨者須天符，乃能致之。居常何敢自施也。林曰：爲之奈何？二老曰：有修道人以章疏聞天，因而滂沱。某可力爲之。林乃入啓，則天發使嵩陽召思邈，內殿飛章。其夕天雨大降。思邈亦不自明，退詣講席。語林曰：吾修心五十年，不爲天知，何也？因請問二老。二老答曰：非利濟生人，豈得昇仙？於是思邈歸蜀青城山，撰千金方三十卷，旣成而白日冲天。

酉陽雜俎：孫思邈嘗隱終南山，與宣律和尚相接。每來往互參宗旨。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燈。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和尚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久，非由弟子。胡僧利弟浸腦，將爲藥。欺天之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護。宣公辭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孫謂曰：我知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千首，爾傳與

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恡。有頃。捧方而至。孫曰。爾特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孫復著千金方三千卷。每卷入一方。人不得曉。

譚賓錄。唐鄧王元裕。高祖第十八子也。好學善談名理。與典籤盧照鄰爲布衣之交。常稱曰。寡人之相如也。照鄰。范陽人。爲新都尉。因染惡疾。居於陽翟之具茨山。著釋疾文。及五悲。雅有騷人之風。竟自沉於潁水而死。照鄰寓居於京城鄴陽公主之廢府。顯慶三年。詔徵太白山隱士孫思邈。亦居此府。思邈。華原人。年九十餘。而視聽不衰。照鄰自傷年纔彊仕。沈疾困憊。乃作瘞藜樹賦。以傷其稟受之不同。詞甚美麗。思邈既有推步導養之術。照鄰與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皆執師資之禮。照鄰問養性之道。其要何也。思邈曰。天道有盈缺。人事多屯厄。苟不自慎。而能濟於厄者。未之有也。故養性之士。先知自慎。自慎者。恆

吉凶之源。故士無憂畏則仁義不立。農無憂畏則稼穡不滋。工無憂畏則規矩不該。商無憂畏則貨殖不盈。子無憂畏則孝敬不篤。父無憂畏則慈愛不着。臣無憂畏則勳庸不建。君無憂畏則社稷不安。故養性者失其憂畏則心亂而不理。形躁而不寧。神散而氣越。志蕩而意昏。應生者死。應存者亡。應成者敗。應吉者凶。夫憂畏者其猶水火不可暫忘也。人無憂畏。子弟爲勁敵。妻妾爲寇讎。是故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懼於遠。能知此者。水行蛟龍不能害。陸行虎兕不能傷。五兵不能及。疫癘不能染。讒賊不能謗。毒螫不加害。知此則人事畢矣。思邈尋授承務郎。直尙藥局。以永淳初卒。遺令薄葬。不設冥器。祭祀無牲牢。死經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就木。如空衣焉。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

王燾

搜宵集。唐有王燾。精醫。著外臺祕要。

比事摘錄。唐有王燾。因母病。學醫。因以所學作書行世。

張文仲

舊唐書本傳。張文仲。洛州洛陽人也。少與鄉人李虔。縱京兆人韋慈藏。並以醫術知名。則天初。爲侍御醫。時特進蘇良嗣於殿庭。因拜跪。便絕倒。則天令文仲。慈藏。隨至宅候之。文仲曰。此因憂憤。邪氣激也。若痛衝脅。則劇難救。自朝候。未及食時。卽苦衝脅絞痛。文仲曰。若入心。卽不可療。俄頃心痛。不復下藥。日旰而卒。文仲尤善療風疾。其後。則天令文仲集當時各醫。共撰療風氣諸方。仍令麟臺監王方慶。監其修撰。文仲奏曰。風有一百二十四種。氣有八十種。大體醫藥。雖同。人性各異。庸醫不達藥之性。使冬夏失節。因此殺人。唯脚氣頭風。上氣。嘗須服藥不絕。自餘則隨其發動。臨時消息之。但有風氣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

久視年終於尙藥奉御撰隨身備急方三卷行於代處縱官至侍御醫慈藏景
龍中光祿卿自則天中宗已後諸醫咸推文仲等三人爲首

朝野僉載。洛州有士人患應病。語卽喉中應之。以問善醫張文仲。張經夜思之。
乃得一法。卽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卽不言。文仲乃錄取藥合和爲
丸服之。應時而止。一云問醫蘇澄云。

孟詵

舊唐書本傳。孟詵汝州梁人也。舉進士。垂拱初累遷鳳閣舍人。詵少好方術。嘗
於鳳閣侍郎劉禕之家見其勅賜金。謂禕之曰。此藥金也。若燒火其上。當有五
色氣。試之果然。則天聞而不悅。因事出爲台州司馬。後累遷春官侍郎。睿宗在
藩。召充侍讀。長安中爲同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神龍初致仕。歸伊陽之山
第。以藥餌爲事。詵年雖晚暮。志力如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者。常須善
言。莫離口。良藥莫離手。睿宗卽位。召赴京師。將加任用。固辭衰老。景雲二年。優

詔賜物一百段。又令每歲春秋二時特給羊酒糜粥。開元初。河南尹畢構以誅有古人之風。改其所居爲于平里。尋卒。年九十三。誅所居官。好勾剝爲政。雖繁而理。撰家祭禮各一卷。燥服要二卷。補養方必效方各三卷。

案張氏孟氏方並見千金外臺中。

總論

醫方至千金方外臺祕要而大備。非但有唐一代之學。於是苞舉。卽漢魏六朝諸家今無傳者。亦間見於著錄。譬之目錄之有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也。然呂元膺曰。孫思邈醫如康成注書。詳於訓詁。其自得之妙。未易以示人。是譏其雜駁也。徐靈胎曰。千金有一病而立數方。亦有一方面而治數病。其藥品有多至數十味者。其中對症者固多。不對症者亦不少。故治病亦有效有不效。大抵所重端在於藥。而古聖製方之法不傳。是譏其變古也。竊謂醫之技能。止在起病。

不必如經師之嚴守家法。自仲景作論。云博采衆方。且限其方。法有良。不能

盡喻論病耳。仲景治瘧用括葉桂枝百無一驗。千金用龍膽草無不驗者。仲景治瘧用柴胡。不宜於夏秋。千金用恆山。四時都效。仲景治風無過草石通治之品。千金用蟲類蛇類。乃爲特效藥。仲景下法大抵承氣陷匈抵當輩。其粗已甚。千金有溫白丸耆婆丸。其法皆入細。諸若此類。不可悉數。如必暖暖姝姝學一先生之言。其所能治療者幾何。至於一病而立數方。一方而治數病。則以疾病之變多端。病有同名。治或相反。數病一本。方斯無別。雖著錄但以類聚。略無辨析之辭。然據藥性可測病證。指事施用。存乎其人。故無須物物而辨之。至千金用藥之繁。是其特長。蓋古方單省。則藥力專壹。無調劑之功。在外感宜湯藥者。或有可法。至如雜病痼疾。或宜丸散者。非用數十味合和之力。不能取效。卽今屢試屢驗之方。如回天再造丸。如辟瘟丹。如玉液金丹。皆取法於千金者也。安見藥肆之技。不如古聖製方之法耶。徐氏又云。王燾纂集自漢以來諸方。匯萃成書。而歷代之方於焉大備。但其人本非專家之學。故無所審擇。以爲指歸。然

刺史自序云。凡古方纂得五六十家。新撰者向數千百卷。皆研其總領。覈其指歸。近代釋僧深。崔尙書孫處士。張文仲。孟同州。許仁則。吳昇等十數家。皆有編錄。今並味精英。鈐其要妙。出入再三。伏念旬歲。乃徐氏譏其非專家。無審擇。殆不知方書之體裁爾。然檢徐氏方書。取諸外臺者甚多。乃知其所以誠人慎讀。千金外臺者。亦猶良工不示人以璞也。又刺史謂鍼能殺人。不能生人。故取灸而不取鍼。此雖一偏之論。即可證其書非專事鈔疏者矣。要之孫王二錄。體大思精。妙盡唐以前方書之要。後此著作。未省能出其範圍者也。若以醫家類書目之。淺矣。

錢乙
宋

宋史本傳。錢乙字仲陽。本吳越王俶支屬。祖從北遷。遂爲鄆州人。父穎善醫。然嗜酒喜遊。一旦東之海上。不反。乙方三歲。母前死。姑嫁呂氏。哀而收養之。長誨之醫。乃告以家世。卽泣請往。迹尋凡八九反。積數歲。遂迎父以歸。時已三十年。

矣。鄉人感慨賦詩詠之。其事呂如事父。呂沒無嗣。爲收葬行服。乙始以顛顛方
召問黃土所以愈疾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帝悅。擢太醫丞。賜
金紫。由是公卿宗戚家延致無虛日。廣觀宗子病。診之曰。此可無藥而愈。其幼
在傍。指之曰。是且暴疾驚人。後三日過午可無恙。其家恚不答。明日幼果發癩。
甚急。召乙治之。三日愈。問其故曰。火色直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所用時當
更也。王子病嘔泄。他醫與剛劑。加喘焉。乙曰。是本中熱。脾且傷。奈何復燥之。將
不得前後洩。與之石膏湯。王不信。謝去。信宿寢劇。竟如言而效。士病欬。面青而
光氣硬。乙曰。肝棄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人祈哀。強予藥。
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却三補肺而益虛。又加脣白。法當三日死。今尙能
粥。當過期。居五日而絕。孕婦病。醫言胎且墮。乙曰。娠者五臟傳養。率六旬乃更。
誠能候其月偏補之。何必墮。已而母子皆得全。又乳婦因悸而病。旣愈。目張不

得瞑。乙曰。糞郁李酒飲之。使醉。卽愈。所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胆。恐則氣結。胆衡不下。郁李能去結。隨酒入胆。結去胆下。則目能瞑矣。飲之果驗。乙本有羸疾。每自以意治之。而後甚。歎曰。此所謂周痺也。入臧者死。吾其已夫。旣而曰。吾能移之。使在末。因自製藥。日夜飲之。左手足忽攣。不能用。喜曰。可矣。所親登東山。得茯苓大踰斗。以法噉之。盡。由是雖偏廢。而風骨悍堅。如全人。以病免歸。不復出。乙爲方。不名一師。于書無不闕。不靳靳守古法。時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尤遂本草諸書。辦正闕誤。或得異藥。問之。必爲言。生出本末。物色名貌。差別之詳。退而考之。皆合。末年攣痺寢劇。知不可爲。召親戚訣別。易衣待盡。遂卒。年八十二。古今醫統。錢乙著有傷寒指微。嬰孩論若干卷。

醫學入門。乙建爲五臟之方。各隨所宜。謂肝有相火。有瀉而無補。腎有真水。有補而無瀉。皆啓內經之祕。厥後張元素。劉守真。張從政。盡皆取法。

宋史本傳：安時字安常，華州韓人。兒時能讀書，過目輒記。父世醫也，授以脈訣。安時曰：「是不足爲也。」獨取黃帝扁鵲之脈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出新意，辨詰不可屈。父大驚。時年猶未冠，已而病贖，乃益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祕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貫。嘗曰：「世所謂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蓋所謂難經者，扁鵲寓術於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後人自求之歟。予之術蓋出於此，以之視淺深，決死生，若合符節。且察脈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脈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故定陰陽於喉手，配覆濫於尺寸，寓九候於浮沈，分四溫於傷寒。此皆扁鵲略開其端，而予參以內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矣。又欲以術告後世，故著難經辨數萬言，觀草木之性，與五臟之宜，秩其職任，官其寒熱，班其奇偶，以療百疾。著主對集一卷，古今異宜，方術脫遺，備陰陽之變，補仲景論藥有後出，古所未知。今不能辨，嘗試有功，不可遺也。作本草補遺，爲人治病，率十愈八九。踵

門求診者爲辟邸舍居之。親視盪粥藥物。必愈而後遣。其不可爲者。必實告之。不復爲治。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帛來謝。不盡取也。嘗嘗舒之桐城。有民家婦孕將產。七日而子不下。百術無所效。安時之弟子李百全適在旁舍。邀安時往視之。纔見卽連呼不死。令其家人以湯溫其腰腹。自爲上下拊摩。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其家驚喜。而不知所以然。安時曰。兒已出胞。而一手執母腸。不復能脫。故非符藥所能爲。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旣痛卽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與。其妙如此。有問以華佗之事者。曰。術若是。非人所能爲也。其史之妄乎。年五十八而疾作。門人請自視脈。笑曰。吾察之審矣。且出入息亦脈也。今胃氣已絕。死矣。遂屏却藥餌。後數日與客坐語而卒。

續明道雜志。蘄水縣有高醫龐安時者。治疾無不愈。其號方用意。幾似古人。自

性理遂錯醫巫。百方不能已。龐爲劑藥。求得絞囚繩。燒爲炭。以調藥。一劑而愈。龐得仙人藥。嘗之入口。卽知此何物。及其多少不差也。

東坡雜記。蘄州龐安常善醫而曠。與人語。書在紙。始能答。東坡笑曰。吾與君皆異人也。吾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非異人而何。

書蕉。龐安常名安時。蘄水人。宋神哲間名醫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精於傷寒。妙得長沙遺旨。性豪侈。每應人延請。必駕四巨舟。一聲伎。一廚傳。一賓客。一雜色工藝之人。日費不貲。

仇池筆記。龐安常爲醫。不志於利。得善書古畫。喜輒不自勝。九江胡道士頗得其術。與予用藥。無以酬之。爲作行草數紙而已。且告之曰。此安常故事。不可廢也。恭參寥病。求醫於胡。自度無錢。且不善書畫。求予甚急。予戲之曰。子粲可皎徹之徒。何不下轉語。作兩首詩乎。龐胡二君與吾輦遊。不日索我於枯魚之肆。

矣。

澹山雜識。龐安時蘄州蘄水人也。隱於醫。四方之請者日滿其門。安時亦饒於田產。不汲汲於利。故其聲益高。余嘗見其還自金陵。過池陽。先君命余往謁之。隨行四五大官舟。行李之盛。侔部使者。一舟所載聲樂也。一舟輜重也。一舟廚傳也。一舟諸色技藝人無不有也。然其人自適。不肯入京。醫之妙亦近世所無也。

案呂元膺曰。龐安常醫能啓扁鵲之所祕。法元化之可法。使天假之年。其所就當不在古人下。

陳言

處州府志。陳言字無擇。青田人。敏悟絕人。長於方脈。治病立效。有不可救者。則預告以期。晷刻無爽。作三因方論。研窮受病之源。用藥之等。醫者宗之。其徒王

有餘使之代治則繁劇。

朱肱

古今醫統。朱肱號無求子。吳興人。善醫。尤邃於傷寒。潛心數十年。窮經義之要。成活人書。奏進。道君朝授奉議。卽醫學博士。

醫學入門。無求子官奉議。深於傷寒。著活人書。治南陽太守也。時醫用小柴胡散。連進三服。胃滿。公曰。宜煎汁。乃能入經絡。攻病取快。今爲散。滯膈。上宜乎作滿。因煮二劑與之。頓安。

許叔微

武進縣志。許叔微字知可。毘陵人。嘗舉鄉薦。省闕不第。歸舟次吳江平望。夜夢白衣人白。汝無陰德。所以不第。叔微曰。某家貧無資。何以與人。白衣曰。何不學醫。吾助汝智慧。叔微歸。踐其言。果得盧扁之妙。凡有病者。無問貴賤。診候與藥。

不受其直。所活不可勝計。赴春官。蟻舟平望。復夢白衣人相見。以詩贈之。曰。施藥功大。陳樓閒處。殿上呼臚。喚六作五。叔微不悟其意。紹興壬子。叔微以第六人登科。因第二名不錄。遂陞第五。其上則陳祖言。其下則樓材。方省前夢也。晚歲取平生已試之方。併記其事實。以爲本事方。又撰傷寒歌三卷。凡百篇。皆本仲景法。又有治法八十一篇。及仲景脈法三十六圖。翼傷寒論二卷。辨類五卷。蒼曝偶談。許叔微精於醫。云五臟蟲皆上行。唯有肺蟲下行。最難治。當用獼爪爲末。調藥。於初四初六日治之。此二日肺蟲上行也。

案呂元膺曰。許叔微醫如顧愷。寫神氣有餘。特不出形似之外。可模而不可及。

總論

宋人醫學之異於古者二事。一者好用煑散。二者好用石藥。餘杭章公曰。宋人

之易出。勝於吹咀刀剗者。故量雖減輕而效幾相若。此其用法之巧也。石藥之毒莫如砒霜。砒霜不見於唐本草。宋人始用之治瘧治狂。其法雖險。要不可謂非當時之發明矣。蓋宋初仲景之學衰微。故醫家多喜用金石。與經方之法絕異。及開寶中。節度使高繼沖始編錄進上傷寒論。承用其法者。龐安常朱奉議陳無擇許學士皆是也。虞天民曰。叔微在準繩尺寸之中。而無所發明。安時雖能出奇應變。而終未離於範圍。二人皆得張機之粗者。唯乙深造機之闡奧。而擷其精華。今按史稱錢仲陽以顛顛經著名。冠絕一代。其爲方不名一師。是其不爲仲景學者甚明。唯朱奉議創爲白虎加蒼朮湯。以治濕溫神效。補苴罅漏。可謂仲景之功臣矣。陳無擇三因之說。本出金匱要略。膚廓之論。矜爲勝義。適見其疏粗而已。當時稱其藥不驗。亦固其所。大抵宋代醫方以聖濟總錄爲最備。藥物以政和證類本草爲最詳。大觀中。陳師文等校正和劑局方盛行。宋元

之間。雖朱丹溪作局方發揮議之。然其方多驗。至今不廢也。若蘇沈良方。雖集於儒者之手。然其方簡省。其法險峻。謂之經效。吾甚惑焉。

版 所 翻 必
權 有 印 究

醫學史

中編



第十種第六期

張元素

金史本傳。張元素字潔古。易州人。八歲試童子舉。二十七試經義進士。犯廟諱。下第。乃去學醫。無所知名。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心。開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河間劉完素病傷寒。八日頭痛。脈緊。嘔逆不食。不知所爲。元素往候。完素面壁不顧。元素曰。何見待之卑如此哉。旣爲診脈。謂之曰。脈病云云。曰。然。初服某藥。用某味乎。曰。然。元素曰。子誤矣。某味性寒。下降走太陰。陽亡汗不能出。今脈如此。當服某藥。則效矣。完素大服如其言。遂愈。元素自此顯名。元素治病不用古方。其說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自爲家法云。

古今醫統。張元素善知藥性氣味陰陽厚薄升沉之微。李時珍稱其靈素而後。

一人著珍珠囊。引經佐使。李杲師事之。盡得其學。子璧得父業。名著當時。號雲岐子。有脈談行世。

案呂元膺曰。張易水醫如濂溪之圖太極。分陰分陽。而包括理氣。其要以古方新病。自爲家法。或者失察。欲指圖爲極。則近乎畫蛇添足矣。

劉完素

金史本傳。劉完素字守真。河間人。嘗遇異人陳先生。以酒飲。守真大醉。及寤。洞達醫術。若有授之者。乃撰運氣要旨論。精要宣明論。慮庸醫或出妄說。又著素問元機原病式。特舉二百八十八字。註二萬餘言。然好用涼劑。以降心火益腎水爲主。自號通元處士云。按陳先生查畿輔通志稱陳希夷未知是否。

案呂元膺曰。劉河間醫如橐駝種樹。所在全活。但假冰雪以爲春。利於松柏而不利於蒲柳。

用藥多寒涼。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古醫書有汗下吐法。亦有不當汗者。汗之則死。不當下者。下之則死。不當吐者。吐之則死。各有經絡脈理。世傳黃帝岐伯所爲書也。從正用之最精。號張子和。汗下吐。妄庸淺術。習其方劑。不知察脈原病。往往殺人。此庸醫所以失其傳之過也。其所著有六門三法之目。存於世。云河南通志。張從正。興定中。召補太醫。居無何。辭去。乃與麻知幾輩。日遊隱水之上。講明奧義。辨析元理。遂以平日聞見。及嘗試效者。輯爲一書。凡十四卷。名曰儒門事親。

案呂元膺曰。張子和醫。如老將對敵。或陳兵背水。或濟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後生。不善效之。非潰則北矣。

李杲 元

元史本傳。李杲字明之。鎮人也。世以真雄鄉里。杲幼歲好醫藥。時易人張元素

以醫名燕趙間。杲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性高。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不敢謁也。其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爲尤長。北京人王善甫爲京兆酒官。病小便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杲謂衆醫曰。疾深矣。內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今用滲泄之劑。而病益甚者。是氣不化也。啓元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其欲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湯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不復見。脈沉細。小便不禁。杲初不知用何藥。及診之曰。此立夏前誤用白虎湯之過。白虎湯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臟。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揀之。以苦陰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揀白虎也。有溫藥

而愈。魏邦彥之妻。目醫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呆云。醫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爲病邪。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爲之使。旣效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醫色各異。乃曰。諸脈皆屬於目。脈病則自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絡不調則目病未已。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而煩渴。脈七八。至醫欲以承氣湯下之。已煑藥而呆適從外來。馮告之故。呆切脈大駭曰。幾殺此兒。內經有言。在脈諸數爲熱。諸遲爲寒。今脈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脈從而病反者何也。脈之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爲陰證矣。今持薑附來。我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呆以長鍼刺骹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此者六七。服藥三

月病良已。裴擇之。妻病寒熱。月事不至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之藥投之。杲曰。不然。夫病陰爲陽所搏。溫劑太過。故無益而反害。杲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杲之設施多類此。當時之人皆以神醫目之。所著書今多傳於世云。

嘉蓮燕語。李杲字明之。其祖貧時夜坐讀書。有一女子從室西地中出。與杲祖坐談甚美。少頃漸以身親杲。杲祖屹然不動。將告去。杲祖問曰。汝是何神何鬼耶。女子取筆書於几上曰。許身愧比雙南。遂復入地下。已而閱子美詩。始悟其爲金也。掘之得金一筭。筭上壓一石。石面刻云。金一筭。畀李氏孫。以醫名後世。後杲果從張元素學醫術。盡得其業。號東垣先生。

案呂元膺曰。李東垣醫如絲弦新絙。一鼓而竽籟並熄。膠柱和之。七弦由是而不諧矣。無他。希聲之妙。非開指所能知也。

古今醫統羅知悌字敬夫世稱太無先生精於醫術得金劉完素之傳旁通張從正李杲二家之書有異見惟好靜僻厭與人接惟丹溪爲得意弟子遂盡教以所學云

杭州府志羅悌知字子敬號太無錢塘人以醫侍穆陵甚見寵厚丹溪朱彥修志醫徧歷江湖不遇明者還至武陵遇知悌俟門下三載始得見知悌愛其誠盡以其術授之彥修遂以醫名東南知悌能詞章善揮翰貧病無告予之藥無不愈者仍贍以調理之資

案王禕青巖叢錄云劉河間傳之荆山浮圖師師至江南傳之宋中人羅知悌而南方之醫皆宗之

朱震亨

戴良丹溪翁傳丹溪翁者婺之義烏人也姓朱氏諱震亨字彥修學者尊之曰丹溪翁翁自幼好學日記千言稍長從鄉先生治經爲舉子業後聞許文懿公

得朱子四傳之學。講道入華山。復往拜焉。益聞道德性命之說。宏深粹密。遂爲專門。一日文懿謂曰。吾臥病久。非精於醫者。不能以起之。子聰明異常人。其肯游藝於醫乎。翁以母病。脾於醫。亦粗習。及聞文懿之言。卽慨然曰。士苟精一藝。以推及物之仁。雖不仕於時。猶仕也。乃悉焚棄。向所習舉子業。一於醫致力焉。時方盛行陳師文。裴宗元所定大觀二百九十方。翁窮晝夜。是習。旣而悟曰。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勢不能以盡。合苟將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必也素難諸經乎。然吾鄉諸醫。鮮克知之者。遂治裝出遊。求他師而叩之。乃渡浙江。走吳中。出宛陵。抵南徐。達建業。皆無所遇。及還武林。忽有以其郡羅氏告者。名知悌。字子敬。世稱太無先生。宋理宗朝寺人。學精於醫。得金劉完素之真傳。而旁通張從正。李杲二家之說。然性褊甚。恃能厭事。難得意。翁往謁焉。凡數往返。不與接。已而求見愈篤。羅乃進之曰。子非朱彥修乎。時翁已有醫名。羅故知之。翁旣得見。

臆。居無何。盡得其學。以歸。鄉之諸醫。泥陳裴之學者。翁聞言。卽大驚而笑。且排獨文懿。喜曰。吾疾其遂瘳矣乎。文懿得末疾。醫不能療者十餘年。翁以其法治之。良驗。於是諸醫之笑。且排者。始皆心服。口譽。數年之間。聲聞頓著。翁不自滿足。益以三家之說。推廣之。謂劉張之學。其論臟腑氣化有六。而於濕熱相火三氣。致病爲最多。遂以推陳致新。瀉火之法療之。此固高出前代矣。然有陰虛火動。或陰陽兩虛。濕熱自盛者。又當消息而用之。謂李之論飲食勞倦內傷脾胃。則胃脘之陽。不能以升舉。并及心肺之氣。陷入中焦。而用補中益氣之劑。治之。此亦前人之所無也。然天不足於西北。地不滿於東南。天陽也。地陰也。西北之人。陽氣易於降。東南之人。陰火易於升。苟不知此。而徒守其法。則氣之降者。固可愈。而於其升者。亦從而用之。吾恐反增其病矣。乃以三家之論。去其短。而用其長。又復參之以太極之理。易禮記通書正蒙諸書之義。貫穿內經之言。以尋

其指歸。而謂內經之言火。蓋與太極動而生陽。五性感動之說有合。其言陰道虛。則又與禮記之養陰意同。因作相火及陽有餘陰不足二論以發揮之。其論相火有曰。陽動而變。陰靜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然火有二焉。曰君火。曰相火。君火者人火也。相火者天火也。火內陰而外陽。主乎動者也。故凡動皆屬火。以名而言。形質相生。配於五行。故謂之君。以位而言。生於虛無。守位稟命。故謂之相。天生物恆於動。人有此生亦恆於動。然其所以恆於動者。皆相火助之也。見於天者。出於龍雷。則木之氣。出於海。則水之氣也。具於人者。寄於肝腎二部。肝屬木而腎屬水也。膽者肝之府。膀胱者腎之府。心胞絡者腎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腎之分。皆陰而下也。天非此火不能生。人非此火不能以有生。天之火雖出於木。而皆本乎地。故雷非伏龍。非蟄海。非附於地。則不能鳴。不能飛。不能波也。鳴也。飛也。波也。動而爲相火者也。肝腎之陰。悉具相火。人而同乎天。

事出五者之性。爲物所感。不能不動。謂之動者。卽內經五火也。相火易動。五性厥陽之火。又從而扇之。則妄動矣。火既妄動。則煎熬真陰。陰虛則病。陰絕則死。君火之氣。經以暑與熱言之。而相火之氣。則以火言。蓋表其暴悍酷烈。有甚於君火也。故曰相火元氣之賊。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朱子亦曰。必使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此善處乎火者也。人心聽命於道心。而又能主之以靜。彼五火將寂然不動。而相火者。惟有扶助造化而爲生生不息之運用爾。夫何元氣之賊哉。或曰。內經相火。註言少陰少陽矣。未嘗言及厥陰太陽。而吾子言之。何也。曰。足太陽少陰。東垣嘗言之。治以炒藥。取其味辛能瀉水中之火。戴人亦言膽與三焦肝與胞絡皆從火治。此歷指龍雷之火也。余以天人之火。皆生於地。如上文所云者。實廣二公之意耳。或曰。內經言火者。非一往往於六氣中見之。而言臟腑者。未之有也。二公豈他有所據耶。曰。經以百病

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之動而爲變者。岐伯歷指病機二十九條而屬火者五。此非相火爲病之出於臟腑者乎。考之內經諸熱瘡瘕則屬之火。諸狂躁越則屬之火。諸病腑腫痛酸驚駭則屬之火。又原病式曰。諸風掉眩屬於肝火之動也。諸氣臏鬱病痿屬於肺火之升也。諸濕腫滿屬於脾火之勝也。暑痛癢瘡屬於心火之用也。是皆火之爲病出於臟腑者然也。噫。以陳無擇之通達猶以暖熱論君火日用之火論相火。是宜後人之聾瞽哉。其論陽有餘陰不足有曰。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之陽氣爲氣。地之陰氣爲血。然氣常有餘而血常不足。何爲其然也。天大也。爲陽而運於地之外。地居天之中。爲陰而天之太氣舉之日實也。屬陽而運於月之外。月缺也。屬陰而稟日之光以爲明者也。則是地之陰已不勝夫天之陽。月之陰亦不敵於日之陽。天地日月尙然而況於人乎。故人之生。男子十六歲而精通。女子十四歲而經行。是有形之後。猶有待於乳哺水穀之養。而後陰可與陽配。成乎人而爲人之父母。古人必近三二十而後

嫁娶者可見陰氣之難於成而古人之善於保養也。鍾何陽方醫不
其知此意者乎。又按禮記註曰。人惟五十然後養陰。又內經有云。年至四十陰
氣自半而起。居衰者。蓋男子六十四歲而精絕。女子四十九歲而經斷。夫以陰
氣之成。止爲三十年之運用。而竟已先虧。可不知所保養也。經曰。陽者天也。主
外。陰者地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斯言豈欺我哉。或曰。遠取諸天地。日月近
取諸男子之身。曰有餘曰不足。吾已知之矣。人在氣交之中。今欲順陰陽之理
而爲攝養之法。如之何。則可曰。主閉藏者腎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臟皆有相火。
而其系上屬於心。心君火也。爲物所感。則易於動。心動則相火翕然而隨。聖賢
教人收心養心。其旨深矣。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時。人之五臟六腑亦
應之而衰旺。四月屬巳。五月屬午。爲火大旺。火爲肺金之夫。火旺則金衰。六月
屬未。爲土大旺。土爲水之夫。土旺則水衰。况腎水嘗藉肺金爲母。以補助其不
足。古人於夏月必獨宿而淡味。兢兢業業。保養金水二臟。正嫌火土之旺爾。內

經又曰。冬藏精者。春不病溫。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正元氣潛伏閉藏以養其本。然之真。而爲來春升動發生之本。若於此時不恣欲以自戕。至春升之際。根本壯實。氣不輕浮。尙何病之可言哉。於是翁之醫益聞四方。以病來迎者。遂輻輳於道。翁咸往。赴之。其所治病。凡幾。病之狀何如。施何良方。飲何藥而愈。自前至今。驗者何人。何縣里主名。得諸見聞。班班可紀。浦江鄭義士。病滯下一夕。忽昏仆。目上視。洩注而汗瀉。翁診之。脈大無倫。卽告曰。此陰虛陽暴絕也。蓋得之病後。酒且內。然吾能愈之。急命治人參膏。而且促灸其氣海。頃之手動。又頃而唇動。及參膏成。三飲之。甦矣。其後服參膏盡數。舛病已。天台周進士。病惡寒。雖暑亦必以綿蒙其首。服附子數百。增劇。翁診之。脈滑而數。卽告曰。此熱甚而反寒也。乃以辛涼之劑。吐痰一升許。而蒙首之綿減半。仍用防風通聖飲之。愈。周固喜甚。翁曰。病愈後。須淡食以養胃。內觀以養神。則水可生火。可降。否則附毒必發。殆不可救。彼不能然。後竟疽發背死。浙省平章南征。閩粵還病。反胃。醫以

使內火木之邪相挾。氣傷液亡。腸胃枯損。食雖入而不化。食既不化。五臟皆無所稟。去此十日死。果如言。鄭義士家一少年。秋初病熱。口渴而妄語。兩顴火赤。醫作大熱治。翁診之。脈弱而遲。告曰。此作勞後病溫。惟當服補劑。自己。今六脈皆搏手。必涼藥所致。竟以附子湯啜之。應手而瘥。浙多憲幕傅氏子。病妄語。時若有所見。其家妖之翁。切其脈。告曰。此病痰也。然脈虛弦而沉數。蓋得之當暑飲酸。又大驚。傅曰。然。嘗夏因勞而甚渴。恣飲梅水一二升。又連得驚數次。遂病。翁以治痰補虛之劑處之。旬浹。愈。里人陳時叔。病脹。腹如斗。醫用利藥。轉加。翁診之。脈數而濇。告曰。此得之嗜酒嗜酒。則血傷。血傷則脾土之陰亦傷。胃雖受穀。不能以轉輸。故陽升陰降而否矣。陳曰。某以嗜酒。前後洩。見血者有年。翁用補血之劑投之。驗。權貴人以微疾來召。見翁至。坐中堂自如。翁診其脈。不與言而出。使詰之。則曰。公病在死法中。不出三月。且入鬼錄。顧猶有驕氣耶。後果如

期死。一老人病目無見。使來求治。翁診其脈。微甚。爲製人參膏飲之。目明如常。時後數日。翁復至。忽見一醫在庭。煉礞石。問之。則已服之矣。翁愕然曰。此病得之氣大虛。今不救其虛。而反用礞石。不出此夜必死。至夜參半。氣奄奄不相屬而死。一男子病小便不通。醫治以利藥。益甚。翁診之。右寸頗弦滑。曰。此積痰病也。積痰在肺。肺爲上焦。而膀胱爲下焦。上焦閉則下焦塞。譬如滴水之器。必上竅通而後下竅之水出焉。乃以法大吐之。吐已。病如失。一婦人病不知稍蘇。卽號叫數四而復昏。翁診之。肝脈弦數而且滑。曰。此怒心所爲。蓋得之怒而強酒也。詰之。則不得於夫。每遇夜。引滿自酌。解其懷。翁治以流痰降火之劑。而加香附以散肝分之鬱。立愈。一女子病不食。面北臥者。且半載。醫告術窮。翁診之。肝脈弦出寸口。曰。此思男子不得。氣結於脾。故耳。叩之。則許嫁丈夫入廣。且五年。翁謂其父曰。是病惟怒可解。蓋怒之氣擊而屬木。故能衝其土之結。今宜觸之。使怒耳。父以爲不然。翁入而掌其面者三。責以不當有外思。女子號泣大怒。怒

已進食翁復潛謂其父曰思氣雖解然必得喜則庶不再結乃詐以其夫有書
旦夕且歸後三月夫果歸而病不作一婦人產後有物不上如衣裾醫不能喻
翁曰此子宮也氣血虛故隨子而下卽與黃芪當歸之劑而加升麻舉之仍用
皮工之法以五倍子作湯洗濯皺其皮少選子宮上翁慰之曰三年後可再生
兒無憂也如之一貧婦寡居病癩翁見之惻然乃曰是疾世號難治者不守禁
忌耳是婦貧而無厚味寡而無欲庶可療也卽自具藥療之病愈後復投四物
湯數百遂不發動翁之爲醫皆此類也蓋其遇病施治不膠於古方而所療皆
中然於諸家方論則靡所不通他人靳靳守古翁則操縱取舍而卒與古合一
時學者咸聲隨影附翁教之亶亶忘倦一日門人趙良仁問太極之旨翁以陰
陽造化之精微與醫道相出入者論之且曰吾於諸生中未嘗論至於此今以
吾子所問故偶及之是蓋以道相告非徒以醫言也趙出語人口翁之醫其始
橐籥於此乎羅成之自金陵來見自以爲精仲景學翁曰仲景之書收拾於殘

篇斷簡之餘。然其間或文有不備。或意有未盡。或編次之脫落。或義列之乖舛。吾每觀之。不能以無疑。因略摘疑義數條以示。羅尙未悟。及遇治一疾。翁以陰虛發熱而用益陰補血之劑。療之不三日而愈。權乃歎曰。以某之所見。未免作傷寒治。今翁治此。猶以芎歸之性辛溫而非陰虛者所宜服。又况汗下之悞乎。翁春秋既高。乃徇張翼等所請而著格致餘論。局方發揮。傷寒辨疑。本草衍義補遺。外科精要新論諸書。學者多誦習而取則焉。翁簡慤貞良。剛嚴介特。執心以正。立身以誠。而孝友之行實本乎天質。奉時祀也。訂其禮文而敬澁之事。母夫人也。時其節宣以忠養之。甯歎於己而必致丰於兄弟。寧薄於己子而必施厚於兄弟之子。非其友不友。非其道不道。好論古今得失。慨然有天下之憂。世之名公卿多折節下之。翁每直陳治道。無所顧忌。然但語及榮利事。則拂衣而起。與人交一以三綱五紀爲去就。嘗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夫行本也。辭從而生者也。苟見枝葉之辭。去本而末是務。輒怒溢顏面。

若將沈焉翁之卓卓如是則醫又特一事而已然翁講學行事之大方已具吾友宋太史濂所爲翁墓誌茲故不錄而竊錄其醫之可傳者庶使後之君子得以互考焉。

王好古

古今醫統。王好古字從之。號海藏。古趙人。性明敏。通經史。好醫方。師李明之所著醫壘元戎十二卷。醫家大法三卷。仲景詳辨。活人節要歌。湯液本草。此事難知。斑疹論。光明論。標本論。傷寒辨惑論等書。行世。

羅天益

古今醫統。羅天益字謙甫。真定人。東垣弟子。潛心苦學。真積力久。居東垣門下十餘年。盡得其妙。著有衛生寶鑑二十四卷。行世。

劉因內經類編序。近世醫有易州張氏學。其於書雖無所不攷。然自漢而下。則惟以張機王叔和孫思邈錢乙爲得其傳。其用藥則本七方十劑而操縱之。其

爲法。自非暴卒。必先以養胃氣爲本。而不治病也。識者以爲近古。而東垣李明之。則得張氏之學者。而其論著治驗。略見遺山集中。鎮人羅謙甫嘗從之學。一日遇予。言先師嘗教予曰。夫古雖有方。而方則有所自出也。鈞脚氣也。而有南北之異。南方多下濕。而其病則經之所謂水清濕而濕從下受者也。孫氏知其然。故其方施之南人。則多愈。若夫北地高寒。而人亦病是。則經所謂飲發於中。跗腫於下。與穀入多而氣少。濕居下者也。我知其然。故我方之施於北。猶孫氏之施於南也。子爲我分經病證而類之。則庶知方之所自出矣。予自承命。凡三脫藁。而先師三毀之。研磨訂定。三年而後成。名曰內經類編。敢望吾子序之。夫內經十八卷。素問外九卷。不經見。且勿論。姑以素問言之。則程邵兩夫子皆以爲戰國書矣。然自甲乙以來。則又非戰國之舊矣。自朱墨以來。則又非甲乙之舊矣。而今之所傳。則又非朱墨之舊矣。苟不於其所謂全書者。觀其文而察其理焉。則未有識其真是而貫通之者。今先生之爲不然。則不若戒學者之從事。

死今三十年。羅祠而事之。如平生。薄俗中而能若是。是可序。

案劉氏此文膚淺迂腐。可知其人非謙甫之知音。所稱論著治驗。見遺山集中者。謂傷寒會要引也。

總論

王節齋云。仲景東垣河間丹溪四子之書。初無優劣。但各發明一義耳。仲景見內經載傷寒而其變遷及覆之未備也。故著論立方以盡其變。後人宗之。傳用既久。漸失其真。用以通治溫暑。內傷諸證。遂致誤人。故河間出而始發明治溫暑之法。東垣出而始發明治內傷之法。河間之論。卽內經五運六氣之旨。東垣之說。卽內經飲食勞倦之義。仲景非不知溫暑與內傷也。特其著書未之及。河間東垣之於傷寒。則遵用仲景而莫敢違矣。至於丹溪出而又集諸醫之大成。發明陰虛發熱類乎外感內傷。及濕熱相火爲病甚多。隨證著論。亦不過闡內

經之要旨。補前賢之未備耳。故曰外感法仲景。內傷法東垣。熱病用河間。雜病用丹溪。一以貫之。斯醫道之大全矣。案節齋此論是也。河間之法。補其仲景。信有足多者。然其爲方也。終囿於古人準繩尺寸之中。至張易水出。乃昌言古方。今病不能相值。治病一切不以方。於是醫學一變。東垣深得易水之妙。故其論用藥云。用藥之法。貴乎明變。如風會有古今之異。地氣有南北之分。天時有寒暑之更。稟賦有厚薄之別。受病有新舊之差。年壽有老少之殊。居養有貴賤之辨。用藥之際。勿好奇。勿執一。勿輕妄。勿迅速。須慎重精詳。圓融活變。不妨沈會。以期必妥。藥於是乎功成。惜先賢未有發明。後學因而弗講。其誤世也。不既多乎。又云。病有宜補。以瀉之之道。補之病有宜瀉。以補之之道。瀉之病有宜寒劑者。以熱劑爲響道之兵。病有宜熱劑者。以寒劑爲類從之引。病在上者治下。病在下者治上。病同也。而藥異。病異也。而藥同。其義至微。學者最宜深究。又云。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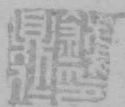
急則愈堅其結矣。凡此所論皆精微獨異以較子和三法六門兇兇之說。蓋有間矣。節齋又云。丹溪治病不出乎氣血痰。故用藥之要有三。氣用四君子湯。血用四物湯。痰用二陳湯。久病屬鬱。立治鬱之方。曰越鞠丸。蓋氣血痰三病多有兼鬱者。或鬱久而生病。或病久而生鬱。或誤藥雜亂而成鬱。故每用此方治病時。以鬱法參之。氣病兼鬱則用四君子加開鬱藥。血病痰病皆然。故四法者治病用藥之大要也。惟王文祿云。羅太無見元世風俗奢靡。丰於滋味。濕熱痰火致病常多。故授朱丹溪以清金降火之法。乃辟和劑局方溫補之非。矯之過也。夫局方熱藥固不可。丹溪專用涼藥亦不可。况今元氣日耗也。用丹溪法治者多壞脾胃。蓋痰生脾濕。熱生脾虛。必用東垣補脾法爲上。是謂丹溪之法不如東垣也。案丹溪上承劉張李三家之學。而得羅太無爲之依歸。其法與東垣之法今驗之皆有驗。蓋其所見病證不同。爾要之醫學至於金元。猶諸子之在周。

秦也。各有所長。亦有所短。舍短而取長。斯可以應變矣。

版 所 翻 必
權 有 印 究

醫學史

中編



第十種第七期

醫學史中編

第七期

孫永祚編

葛乾孫

明外史本傳。葛乾孫。字可久。長洲人。父應雷。以醫名。時北方劉守真張潔古之學未行於南。有李姓者。中州名醫。官吳下。與應雷談論大駭歎。因出張劉書與相討論。自是二家之學盛行於南。應雷著醫家會同二卷。官浙江醫學提舉。乾孫體貌魁碩。膂力絕人。好擊刺戰陣之法。後折節讀書。兼通陰陽律歷星命。爲文章有名。屢試不偶。乃傳父業。然不肯爲人治疾。或施之輒著奇效。名與金華朱丹溪埒。一書生傷寒不汗。發狂循河走。乾孫摔置水中。良久出之。裹以重棉。乃汗而解。富家女病四肢痿痺。目瞪不能食。衆醫治不效。乾孫命悉去房中香奩流蘇之屬。掘地坎置女其中。令家人俟女手足動有聲則告。久之女果舉手足而呼。投藥一丸。明日女自坎中出矣。蓋此女平日嗜香。而脾爲香氣所蝕。故

得是證。其療病不用方藥如此。至正時。天下大亂。乾孫推己祿命不利。慨然謂其友曰。聞中原豪傑並起。而我不得與命也。今六氣淫厲。吾犯咸池。殆將死矣。一日見武士引弓取挽之。及毅。歸卽下血。命子糞大黃四兩飲之。子密減其半。血不下。詰知其故。語之曰。無傷。我命盡來年。今則未也。再服二兩而愈。明年果卒。一異林葛可久。吳人也。性豪爽。好博。少遇異人。授以醫術。不事方書。中輒神異。道有狂犬。可久謂人曰。誰當擒之。卽可療。惡少果環執之。可久砭其腎。犬臥良久。差有羣少戲里中。望見可久。一少年從牖躍入室。曰。召可久診視之不驗。則羣噪之強可久。可久診之曰。腸已斷矣。當立死耳。有頃。少年果死。朱彥修嘗治浙中一女子瘵。且愈。頰上兩丹點不滅。彥修技窮。謂主人曰。須吳中葛公耳。然其人雄邁不羈。非子所致也。吾遣書往彼必來。主人悅。具供帳舟楫以迎。使至葛公方。與衆博。大叫。使者俟立中庭。葛公瞠目視之曰。爾何爲者。使者奉牘。

遣其豐可久笑曰我爲朱先生來豈責爾報耶悉置不受江浙行省左承某者患癱疾。彥修曰。按法不治。可久曰。尙可刺。彥修曰。雖可刺。僅舉半體耳。亦無濟也。家人固請遂刺之。卒如彥修言。彥修且計日促之行。曰。當及家而絕矣。已而果然。三子治驗並顯。

霏雪錄葛可久姑蘇人。治方脈術。與丹溪朱彥修齊名。嘗炒大黃過焦。悉棄去不用。其謹如此。人來迎致。不問貧富。皆往。貧人以楮鏹來買藥。準病輕重。注善藥。緘以畀之。而歸其直。或楮鏹有不佳者。使供饘粥。蓋仁人之用心也。

古今醫統。葛可久名乾孫。震父之子。醫實跨竈。性甚仁厚。求療不分貴賤。輒盡心藥之。無有不效。著有醫學啓蒙論。十二經絡十藥神書行世。

滑壽

明外史本傳。滑壽字伯仁。先世襄城人。徙儀真。後又徙餘姚。幼警敏。好學能詩。

京口王居中名醫也。客儀真。壽從之學。授以素問難經。壽卒業。乃請益曰。素問詳矣。獨書多錯簡。愚將分藏象經度等爲十二類抄而讀之。難經又本素問靈樞。其間榮衛臟腑與夫經絡腧穴。辨之博矣。而缺誤或多。愚將本其義旨注而讀之。何如。居中躍然曰。甚矣。子之善學也。速爲之。壽晨夕研究。參會張仲景劉守真李明之三家。既學鍼法於東平高洞陽。盡得其術。嘗言人身六脉。雖皆有繫屬。惟督任二經。則包乎腹背而有專穴。諸經滿而溢者。此則受之。宜與十二經並論。乃取內經骨空諸論及靈樞篇所述經脈著十四經發揮三卷。通考隧穴六百四十有七。他如讀傷寒論抄。診家樞要。痔瘻篇。及採諸書本草爲醫韻。皆有功於世。故所至人爭迎致。以得其一言。定死生爲無憾。晚自號櫻甯生。江南北浙東西無不知。櫻甯生者。年七十餘。容色如童孺。行步蹻捷。飲酒無算。既歿。天台朱某撫其治疾神效者數十事作傳。故其所著述。益有稱於後。

儀真縣志。滑壽世爲許襄城人。當元時。父祖官江南。自許徒義真。壽生警敏。習

數往叩。居中曰。醫祖黃帝岐伯。其言佚不傳世。傳者惟素問難經。子其習之。壽受讀終卷。乃請於王。分藏象經度脈候病能攝生論治色脈鍼刺陰陽標本運氣彙萃凡十二類。抄而讀之。自是壽學日益進。所向莫不奇中。又究夫十二經走會屬絡流輸交別之要。至若陰陽維蹻衝帶六脈。雖皆有繫屬。而惟督任二經宜與十二經并論。乃著十四經發揮。皆有功醫學。多治驗。所至人爭延致。以得攫甯生一決生死爲無憾。生無問貧富。皆往治。不責報。遂知名吳楚間。在淮南曰滑壽。在吳曰伯仁氏。在鄞越曰攫甯生。

浙江通志滑壽醫通神。所療無不奇效。與宋僖爲友。其詩雅健。元時曾鄉舉。按滑氏家譜則劉基之兄弟也。基嘗訪之於餘姚。留數月而去。其子孫散居餘姚武林。而武林爲最盛。

紹興府志。滑壽醫能決生死。一婦孕患腹痛。呶吟隔垣。聞其聲曰。此蛇妖也。砭

之產數蛇得不死。又一婦臨產而死。視之曰。此小兒手捉其心耳。砭之卽甦。少頃兒下。大指有砭跡。姚人所傳如此。壽與朱丹溪彥修齊名。所著有難經本義等書。今子孫爲餘姚人。知府浩是其孫。葉知府逢春云。壽蓋劉文成基之兄。易姓名爲醫。文成旣貴。嘗來勸之仕。不應。留月餘乃去。

醫學入門。滑壽嘗治婦人病。小便澀。中滿喘渴。脉三部皆弦而澀。醫皆以瞿麥梔苓滑利藥而祕益甚。壽曰。水出高源。膈中之氣不化。則水液不行。病因於氣。徒行水無益。法當治上焦。乃與朱雀湯倍枳梗長流水煎。一服而洩。再服氣平而愈。治一婦人年六十餘。亦病小便祕。若淋狀。小腹脹。口吻渴。脈沉且澀。壽曰。此病在下焦。陰火盛而水不足。乃以滋腎丸遂愈。治一婦人有孕。九月病滯下。日五七十起。後重下迫。壽以消滯順氣丸藥下之。愈。而孕不動。素問曰。有故無殞也。治一婦人經水將來。三五日前臍下痛如刀刺。寒熱交作。下如黑豆汁。旣

任衝主血海任主胞胎爲婦人血室故經事將來邪與血爭媾此宜治下焦遂以辛散苦溫理血之藥。令先經期日日服之。凡三次愈。治一人因心高志大。所謀不遂。怔忡善忘。口淡。舌燥。多汗。四肢疲軟。發熱。小便白濁。諸醫以內傷不足。進鹿茸附子。公視其脈虛大而散。此思慮過度。少陰君火爲患耳。夫君火以名。相火以位。相火代君火行事。相火一擾。能爲百病。况少陰乎。用補中益氣硃砂安神丸。空心則進坎離丸。月餘而愈。治一孕婦病。咳痰氣逆。惡寒。咽膈不利。不嗜食。澀旬脈浮緊。形體瘦。壽曰。此上受風寒也。投以辛溫。生津液開腠理。散風寒而嗽自止。治一婦人。暑月身冷。自汗。口乾。煩躁欲臥泥水中。脈浮而數。沉之豁然虛散。壽曰。脈至而按之不鼓。爲陰盛格陽證。得之飲食生冷。坐臥風露。乃與元武湯。冷飲三服而愈。治一婦人病寒疝。自臍下上至心。皆脹滿攻痛。而脅痛尤甚。嘔吐煩滿。不進飲食。兩手沉結不調。壽曰。此由寒在下焦宜急攻其下。無攻其上。爲灸章門氣海。中脘。內服元胡索。官桂。胡椒。佐以茴木諸香。茯苓青

呂復

明外史本傳。呂復字元膺。鄞人。少孤貧。從師受經。習詞賦。後以母病求醫。遇名醫衢人鄭禮之於逆旅。遂謹事之。因得其古先禁方及色脉藥論諸書。討求一年。試輒有驗。自以爲未精。盡購古今醫書。晝夜研究。務窮其闡奧。自是出而行之。取效若神。其於醫門羣經。如內經素問靈樞本草難經傷寒論脈經脈訣病原論太始天元玉冊元誥六微旨五常政元珠審語中藏經聖濟經等書。皆有辨論。前代名醫如扁鵲倉公華佗張仲景孫思邈龐安常錢仲陽陳無擇許叔微張易水劉河間張子和李東垣嚴子禮王德膚張公度諸家。皆有評騭。所著有內經或問。靈樞經脈箋。五色診奇咳切脈樞要。運氣圖說養生雜言脈緒脈系圖難經附說四時燮理方。長沙傷寒十釋。松風齋雜著諸書。浦江戴良採其治效最著者數十事爲醫案。晚年自號滄洲翁。歷舉仙居臨海教授。皆不就。古今醫統。呂復四明人。博學精醫。有異見。凡有奇病。輒以奇方治之。無不愈。時

診其脈左關浮促。知其飲酒大吐。上焦反覆。以致膽腑顛倒。視物則然。法當吐以正其氣。遂用藜蘆瓜蒂散以涌之。後則復吐而愈。

醫學入門。呂復爲呂東萊之後。以母病攻岐扁術。治一女孩。病嗜臥。面頰赤而身不熱。醫以慢驚治之。兼旬不愈。復診其脈。右關獨滑而數。他部大小等而和。曰此女無病。關滑爲有積食。意乳母嗜酒。酒後輒乳。故令女醉。非風也。及詰之果然。遂以枳殼葛花日二三服而愈。治一傷寒人靜脈伏。又無舌胎。而兩顴赤如火。語言不亂。復曰。此血爲熱搏。氣無所依。必大發斑而後脈出。及揭其襟。赤斑爛然。卽用化毒湯。繼投承氣湯下之。頓愈。發脈於無脈。長沙未論。復以意消息耳。治一婦人病喘不得臥。氣口盛人迎一倍。厥陰弦動而疾。兩尺俱短而離。復曰。得之毒藥動血。以致胎死。不下奔迫而上冲。非風寒作喘也。乃用催生湯。倍芎歸。煮二三盞服之。夜半果下死胎。喘止而愈。治一人下利完穀。脈兩尺俱

弦長。右關浮於左關一倍。目外眦如草滋。蓋肝風傳脾。因成飧泄。非臟寒所致。以小續命湯損麻黃加朮。三五服而愈。治一室女經閉五月。腹大如有孕。復診之。面色乍赤乍白者鬼也。非有異夢。則鬼靈所憑耳。乃以桃仁煎下五七枚而愈。治一人偶搔臍中疥出血。如泉不止。復視時。已困極無氣可言。脈惟尺部如絲。他部皆無。乃以四逆湯加荊芥防風。其脈漸出。更服十全大補一劑。遂痊。治一見殺人驚風入心。疾作奔走。不避水火。或哭或歌。脈上部皆弦滑。左部逕於右。復曰。及痰溢臆中。灌於心包。因驚而風纏五臟耳。卽爲吐痰一斗許。徐以驚氣丸服之而愈。治一人嗜酒善食。忽洩如脂。脈兩手三部皆洪數。而左寸尤躁。復曰。此三陽病由一水不勝五火。乃移熱於小腸。不癢則淋。乃以琥珀滑石石膏黃蘗清之。繼以龍膽辰砂末拌柿蘘食方寸匕卽愈。治一人因驚恐飧泄彌年衆皆謂休息痢。治以苦堅辛燥弗效。復診其脈。雙弦而浮。非飲食勞倦所致。

乃醫風也。肝主風。故虛風曰起。因風而或。肥而愈。治一婦癰病。小腹疼痛。衆以爲用黃犢牛肝利以攻風。健脾之齊。腫之逾。肥而愈。治一婦癰病。小腹疼痛。衆以爲瘕聚。復循其少陰脈。如刀刃之切手。胞門朮而數。知其陰中痛。癰結小腸。膿已成。腫迫於玉泉。當不得前後洩。洩則痛甚。遂用國老膏加將軍血竭琥珀之類攻之。膿自小便出而愈。治一貴客患三陽合病。脈皆弦長。以方涉海爲風濤所驚。遂吐血一升許。且脅痛。煩渴。譫語。適是年歲運左尺當不應。諸醫以爲腎絕。復曰。此天和脈無憂也。遂投小柴胡減參加生地。半劑後。俟其胃實。以承氣湯下之。得利而愈。治一人傷寒踰月。既下而熱不已。脅及小腹偏左腫滿。肌肉色不變。俚醫以爲風經。四旬其毒循宗筋入睪丸。赤腫若匏子。瘍醫刺潰之。而脅腫痛如故。復診尺中皆數滑而朮。脈數不時。則生惡瘡。關內逢朮則內癰作。其脅之腫乃癰作腫。經曰。癰疽不得達時。亟下之。慎勿晚。乃與雲母膏作丸衣。以乳香而用硝黃煎湯送下之。下膿五升。明日下餘膿而愈。

甯波府志。呂復之。先河東人。徙鄞。因家焉。幼孤貧。依母氏讀易書習詞賦。後以

小病攻岐黃術。歷試有驗。浙省平章左答納失里在帥闈病。無寐心悸。神懾如處孤壘。而四面受敵。雖堅臥密室。睫未嘗交也。召復診云。左關之陽浮而虛。察其色。少陽之支。外溢於目。膽虛而風乘。以入。故無寐。因投禁方烏梅湯抱膽丸。日再服。遂熟睡。比寤病如脫。其神效類如此。

王履

明外史本傳。王履字安道。崑山人。學醫於金華朱彥修。盡得其術。嘗謂張仲景傷寒論爲諸家祖。後人不能出其範圍。且素問云。傷寒爲病熱。言常而不言變。至仲景始分。寒熱立辨。然義猶未盡。乃備常與變作傷寒立法考。又謂陽明篇無目痛。少陰篇言胸背滿。不言痛。太陰篇無噤乾。厥陰篇無囊縮。必有脫簡。乃取三百九十七法。去其重複者。得二百三十八條。復增益之。仍爲三百九十七法。極論內外傷。經旨異同。併中風中暑辨。名曰泝洄集。凡二十一篇。又著百病

及履。皆元末人。至明初始卒。

古今醫統。王履峴山人。字安道。學究天人。文章冠世。極探醫源。直窮奧妙。推演東垣之旨。著內傷餘義。名曰源洄集。又備常與變。作傷寒立法考。又有醫史補傳百病鉤元醫韻統書。所存者惟傷寒源洄而已。鉤元韻統。則未之見也。使二書俱存。其有補於醫道。又豈小哉。顧其真書淪沒。而脈訣鈐法等偽書行世。豈天不欲後世斯民躋於壽域也耶。

蘇州府志。王履嘗作標題原病式一卷。洪武初爲秦府良醫。正卒祀鄉賢。

戴思恭

明外史本傳。戴思恭字原禮。浦江人。以字行。受學於義烏朱震亨。震亨師金華許謙。以上接朱子之傳。又學醫於宋內侍錢塘羅知悌。知悌得之荆山浮屠。浮屠則河間劉守真門人也。震亨醫學大行。時稱爲丹溪先生。一見思恭。愛其才。

敏。盡以醫術傳之。思恭遂以醫鳴。洪武時，徵爲御醫。有所療治立效。太祖愛重之。燕王患癩，韓爽治不效。太祖遣思恭往治。問所用藥良是。思恭念何以不效。乃問王何嗜。曰嗜莊芹。思恭曰：得之矣。投一劑。夜暴下視之。乃細蝗也。晉王末疾。思恭療之愈。已再發。卽卒。太祖怒逮治王府諸醫。思恭從容進曰：臣嘗奉命視王疾。啓王曰：疾今卽愈。但毒在膏肓。卽復作不可療也。今果然矣。諸醫由是免死。一妃嗜燒酒致腹痛。治之而瘥。思恭曰：十年必復發。發則難救。後果驗。思恭時已老。風雨輒免朝。太祖得疾。少閒出御右順門。召諸醫侍疾。無狀者悉付獄。獨慰思恭曰：汝仁義人也。事無預汝。毋恐。已而駕崩。太孫嗣位。罪諸醫。獨擢思恭太醫院使。遼簡王聞太祖語。大書仁義二字賜之。肅莊王慶靖王咸爲贊味以賜。永樂初以年老乞骸骨。奏四上。乃許。三年夏。遣使者徵入。免其拜。特召乃進見。其冬復告歸。遣官護送。資金幣。踰月而卒。年八十三歲。遣行人致祭。所

著有證治要訣。證治類元類證。用藥總若干卷。皆隱括丹溪之書爲之。又訂正

張介賓

會稽縣志。張介賓號景岳。素性端靜。易事難悅。年十三隨父至京。學醫於金英。盡得其傳。暇卽研窮書史。醫法東垣。立齋。喜用熟地。黃人呼爲張熟地。越人柔脆而幼卽戕削。熟地專補腎。後輒效。病未極。人多不敢邀。危甚乃始求救。已無及矣。然亦有死中得活者。著有類經一書。爲葉寅陽嘆賞。卒年七十八。醫術中杰士也。

浙江通志。張介賓字景岳。山陰人。從父之京師。金夢石授以醫術。以扶元氣爲主。謂河間丹溪立論稍偏。後世寒涼之弊。多減元氣。故其註本草。獨詳參附之用。所著類經。綜覈百家。剖悉微義。凡數十萬言。歷四十年而成。西安葉秉敬謂之海內奇書。又作古方八陣。新方八陣。醫學至介賓而無餘蘊。

李時珍

明外史本傳。李時珍字東璧。蘄州人。讀書不治經生業。獨好醫書。醫家本草自神農所傳止三百六十五種。梁陶宏景所增數亦如之。唐蘇恭增一百一十四種。宋劉翰又增一百二十種。至掌禹錫唐慎微輩先後增補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種。時稱大備。然品數既煩。名稱多雜。或一物而析爲二三。或二物而混爲一品。時珍病之。乃窮搜博採。芟煩補闕。歷時三十年。閱書八百餘家。彙三易而成本草綱目一書。增藥三百七十四種。厘爲一十六部。合成五十二卷。首標正名爲綱。餘各附釋爲目。正始也。次以集解辨疑正誤。詳其出產形色也。又次以氣味主治。附方著其體用也。書成將上之朝。而時珍遽卒。未幾神宗詔修國史。購四方文籍。其子建元以遺表及是書來獻。天子嘉之。命刊行天下。自是士大夫家有其書。本草之學始稱集大成。時珍官楚王府奉祠正。建中四川蓬溪知縣。又吳縣張頤祁門汪機杞縣李可大常熟繆希雍皆通醫術。治病多奇中。而希雍常謂上古醫經未遭秦火。獨內經本草耳。本草出於神農。朱字譬之五經。

後又增補別錄譬之註疏未免朱墨錯互乃沈研剖析本經以經之別錄以緯之著本草單方一書盛傳於世。

吳有性

吳有性字又可。震澤人。著瘟疫論。其自序曰。夫瘟疫之爲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其傳有九。此治疫緊要關節。奈何自古迄今。從未有發明者。仲景雖有傷寒論。然其法始自太陽。或傳陽明。或傳少陽。或三陽竟自傳胃。蓋爲外感風寒而設。故其傳法。與瘟疫自是迥別。嗣後論之者。紛紛不止數十家。皆以傷寒爲辭。其於瘟疫證則甚略之。是以業醫者所記所誦。連篇累牘。俱係傷寒。及其臨證。悉是溫疫。求其真傷寒。百無一二。不知屠龍之藝。雖成。而無所施。未免指鹿爲馬矣。余初按諸家咸謂春夏秋皆是溫病。而傷寒必在冬時。然歷年較之。溫疫四時皆有。及究傷寒。每至嚴寒。雖有頭疼身痛。惡寒無汗發熱。總似太陽證。至六七日失治。未嘗傳經。每用發散之劑。一汗而

解。間有不藥亦自解者。並未嘗因失汗。以致發黃譫語狂亂胎刺等證。此皆感冒膚淺之病。非真傷寒也。傷寒感冒。均係風寒。不無輕重之殊。究竟感冒居多。傷寒希有。况溫疫與傷寒感受有霄壤之隔。今鹿馬攸分。益見傷寒世所絕少。景仲以傷寒爲急病。倉卒失治。多致傷生。因立論以濟天下後世。用心可謂仁矣。然傷寒與溫疫。均急病也。以病之少者。尙諄諄告世。至於溫疫多於傷寒百倍。安忍反置勿論。或請溫疫之症。仲景原別有方論。歷年既久。兵火湮沒。卽傷寒論乃係散亡之餘。王叔和立方造論。謬稱全書溫疫之論。未必不由散亡也。明矣。崇禎辛巳。疫氣流行。山東浙省南北兩傷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闔門傳染。始發之際。時師誤以傷寒法治之。未嘗見其不殆也。或病家誤聽七日當自愈。不爾。十四日必瘳。因而失治。有不及期而死者。或有妄用峻劑。攻補失序而死者。或遇醫家。見解不到。心疑膽怯。以急病用緩藥。雖不卽受其害。然千延而致死。比比皆是。感之輕者。尙獲僥倖。感之重者。更加失治。王也。不可勝

紀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簡古書原無明論是以投劑不效醫者行其
無措。病者日近危篤。病愈急投藥愈亂。不死於病。乃死於醫。不死於醫。乃死於
聖經之遺亡也。吁。千載以來。何生民不幸如此。余雖固陋。靜心窮理。格其所感
之氣。所入之門。所受之處。及甚傳變之體。平日所用歷驗方法。詳述於左。以俟
高明者正之。時崇禎壬午仲秋。姑蘇洞庭吳有性書於淡漠齋。

葉天士

君名桂字天士號香巖先世自歙縣遷吳。諸生薩山公會祖也。祖紫帆。有孝行。
通醫理。至君考陽生而精其術。范少參長倩無子。晚得伏菴太史。生無穀道。啼
不止。延視醫之。皆束手。陽生翁至。曰。是在膜裏。須金刀割之。割之而穀道果開。
太史既長。爲紫帆翁作傳以報焉。君少從師受經書。暮歸陽生翁授以岐黃。學
年十四。翁棄養。君乃從翁門人朱君某專學爲醫。朱君卽舉翁平日所教教之。
君聞卽徹其蘊。見出朱君上。因有聞於時。君察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

如見五臟癥結。治方不執成見。嘗云。劑之寒溫。視疾之涼熱。自劉河間以暑火立論。專用寒涼。東垣論脾胃之火。必務溫養。習用參附。丹溪創陰虛火動之說。又偏于寒涼。嗣是宗丹溪者多寒涼。宗東垣者多溫養。近之醫者。茫無定識。假兼備以倖中。借和平以藏拙。甚至朝用一方。晚易一劑。而無有成見。蓋病有見症。有變症。有轉症。必灼見其初終轉變。胸有成竹。而後施之以方。否則以藥治人。實以人試藥也。持論如是。以是名著朝廷。下至販夫豎子。遠至鄰省外服。無不知有葉天士先生。由其實至而名歸也。居家敦倫紀內行修備。交朋以忠信。人以事就商。爲剖析成敗。加決疾然。洞中窾會。以患難相告者。傾橐拯之。無所顧藉。君又不止以醫擅名者。沒年八十。配潘孺人。子二。奕章龍。章亦善醫。以君名掩。孫二。堂堅。曾孫三人。習儒業。食君之德。高大家聲。將于是乎在。

論曰。自太史公傳倉公件繫其事。陳承祚作華陀傳。因之後。戴九靈。宋景濂。倣其體。作名醫傳。君不欲以醫自名。并不欲以醫傳後。臨沒誠其子曰。醫可爲而

不可爲必天資敏悟又讀萬卷書而後可信術濟世不餘無有不效人者是以藥餌爲刀刃也。吾死子孫慎無輕言醫。嗚呼。可謂達且仁矣。長洲沈德潛撰。

徐靈胎

先生名大椿。字靈胎。晚自號洄溪老人。家本望族。祖釁。康熙十八年鴻詞科翰林纂修。明史。先生生有異稟。凡星經地志九宮音律以至舞刀奪槊勾卒羸越之法。靡不宣究。而長於醫。每覘人疾。穿穴膏盲。能呼肺腑。與之作語。其用藥也。神施鬼沒。斬關奪隘。如周亞夫之軍。從天而下。諸岐黃家。目瞠心駭。帖帖讐服。而卒莫測其所以然。蘆墟乍耕名。臥病六日。不食不言。目炯炯直視。先生曰。此陰陽相搏證也。先投一劑。須臾日暝能言。再飲以湯。竟躍然起。語曰。余病危時。有紅黑二人。纏繞作祟。忽見黑人爲雷震死。頃之紅人又爲白虎銜去。是何祥也。先生笑曰。雷震者。余所投附子霹靂散也。白虎者。所投天生白虎湯也。乍驚以爲神。張兩村兒無皮。見者欲嘔。將棄之。先生命以糯米作粉糝其體。裹以絹。

埋之土中。出其頭。飲以乳。兩晝夜而皮生。任氏婦患風痺。兩股如針刺。先生命作厚褥。遣強有力老嫗抱持之。戒曰。任其顛撲叫號。不許放鬆。以汗出爲度。如其言。勿藥而愈。商人汪令。聞十年不御。忽氣喘頭汗。徹夜不眠。先生曰。此亢陽也。服葭過多之故。命婦人一交而愈。有參師某。與人角伎。當胸受傷。氣絕口閉。先生命覆臥之。奮拳擊其尻之下。遂吐黑血數升而愈。其他如沈文愨。公未遇時。診脈而知其必貴。熊季輝。強壯時。握臂而知其必亡。皆所謂視于無形。聽于無聲者。其機警靈速。皆此類也。先生長身廣額。音聲如鐘。白鬚偉然。一望而知爲奇男子。少時留心經濟之學。於東南水利所洞悉。雍正二年。當事大開塘河。深六尺。傍塘岸起土。先生爭之曰。誤矣。開大深則費重。淤泥易積。傍岸泥崩。則塘易倒。大府是之。改縮淺短。離增岸一丈八尺起土。工省費而塘以保全。乾隆二十七年。浙江大水。蘇撫莊公欲開震澤七十二港。以洩大湖下流。先生又爭之曰。誤矣。震澤七十二港。非大湖之下流也。惟近城十餘港。乃入江故道。此止

大開。費既重而傷民實多。且恐湖泥倒灌。旋開旋塞。此乃民間自濬之河。非當官應辦之河也。莊公以其言入奏。天子是之。遂賦工屬役。民不擾而工已竣。先生隱於洄溪。矮屋百椽。有畫眉泉。小橋流水。松竹鋪紛。登樓則大湖奇峯。鱗羅布列。如兔絲拱椿狀。先生嘯傲其間。人望之。疑真人之在天際也。所著有難經經釋。醫學源流等書。凡六種。其中爬剔利弊。剖析經絡。將古今醫書存其是。指其非。久行於世。子熒字榆村。儻易有父風。能活人濟物。以世其家。孫恆乙卯舉人。以詩受業隨園門下。贊曰。記稱德成而先。藝成而後。似于德重而藝輕。不知藝也者。德之精華也。德之不存。藝於何有。人但見先生藝精伎絕。而不知其平素之事親孝。與人忠。莖枯粟乏。造修輿梁。見義必爲。是據于德而後遊于藝者也。宜其得心應手。驅遣鬼神。嗚呼。豈偶然哉。猶記丙戌秋。余左臂忽短縮不能伸。諸醫莫效。乃挹舟直詣洄溪。旁無介紹。惴惴然。疑先生之未必我見也。不料

名紙一投。蒙其延請。握手如舊相識。具鷄黍爲歡。清談竟日。贈丹藥二丸而別。故人李蓴溪迎而笑曰。有是者。子之幸也。使佗人來此一見。費黃金十笏矣。其爲世所欽重如此。先生好古不喜時文。與余平素意合。故采其嘲學究歌一曲。載詩話中。以警世云。袁枚徐靈胎傳

余之習醫也。因第三弟患痞。先君爲徧請名醫。余因日與講論。又藥皆親製。醫理稍通。既而四五兩弟又連病卒。先君以悲悼得疾。醫藥之事無虛歲。家藏有醫書數十種。朝夕披覽。久而通其大義。質之時醫。茫如也。乃更窮源及流。自內經以至元明諸書。廣求博採。幾萬餘卷。而後胸有實獲。不能已於言矣。謂學醫必先明經脈臟腑也。故作難經經釋。謂藥性必當知其真也。故作神農本草百種錄。謂治病必有其所以然之理。而後世失其傳也。故作醫學源流論。謂傷寒論顛倒錯亂。註家各私其說。而無定論也。故作傷寒類方。謂

壞於明之薛立齋而呂氏刻趙氏醫貫崑以六味八味兩方治天下之病
貽害無窮也。故作醫貫砭。謂醫學絕傳。邪說互出。殺人之禍烈也。故作慎疾
芻言。自此三十餘年。難易生死。無不立辨怪症痼疾。皆獲効驗。遠近求治。刻
無寧晷。制撫河鹽以及司道各大憲。皆謬以謙辭禮聘。并知其爲儒生。有以
學問經濟咨詢者。由此而微名上達。九閭矣。乾隆二十五年。上訪名醫於諸
大臣。秦大司寇文恭公以臣靈胎對。上頷之。九月大學士蔣文恪公病。上諭
中堂當招徐靈胎診治。公一再遣人聘余。余適以病辭。廿六年正月。上乃下
廷諭。命撫軍陳公卽送來京。時余病亦稍痊。乃就道。至卽命與施孫兩大醫
同擬方。蔣公病已不可爲。余方欲奏明。適上命額駙福公問徐靈胎。蔣某病
幾時得愈。因密奏曰。過立夏七日則休矣。福公轉奏上。親臨視。見蔣公病果
劇。駕回。諭秦大司寇曰。徐靈胎學問旣優。人又誠實。不知能在京効力否。秦
公傳旨臣聞命之下。感激涕零。自揣年老多病。萬難効力。卽懇秦公轉奏。是

晚上命視大司農李公疾。明日又命入圓明園連奉特旨六次。乃於五月初四日蒙聖恩放歸田里。事詳述恩紀略中。自此築室吳山之畫眉泉爲靜養之地。不復遠行。泗溪公自序

總論

明清醫工猥衆。派別亦甚多。究其議論應於事實。治驗傳於人口者。大抵金元人之支與流裔也。葛可久滑伯仁皆生元末。私淑河間東垣之學。王安道戴原禮皆受家於丹溪。故無論矣。若呂元膺者。尙論古人。不守家法。然觀其治療。亦不出金元諸家之範圍。其後張景岳以溫補爲宗。欲救河間丹溪之偏。然景岳好用地黃。卽取法於丹溪者也。吳又可治瘟疫。好用攻下。以爲瘟疫與傷寒異法。故著論以發明之。將與仲景傷寒論分庭抗禮。其實又可之技。但能治陽明府證耳。若其敢用大黃芒硝輩。亦河間子和之緒餘也。至葉天士發明暑溫溼

於是知金元諸家之學。覆庇包荒。誠遠大矣。至如李瀕湖繆仲醇。專攻本草。宜其爲治。特長於單方。今觀本草綱目。有百病主治藥二卷。於陰陽標本君臣佐使之論。最爲詳析。是蓋得諸實驗者。而湧幢小品。記朱國禎患膈病。上下如分兩截。中痛甚。不能支。仲醇至。用蘇子五錢。卽止。亦可見其善用單方矣。若夫爲仲景之學者。自方中行作傷寒論條辨。削去王叔和序例。喻嘉言承之。以作尙論篇。創爲風傷衛寒。傷營風寒。兩傷營衛三綱之說。一變從來注釋傷寒論之例。而徐忠可尤在涇。皆注金匱要略。皆宗喻氏之說者也。及柯韻伯作傷寒來蘇集。傷寒論翼。以太陽病屬之心藏。於是六經之界說悉亂。而注釋傷寒論之法。亦至此而極其變化矣。要之方喻以還。注釋仲景書者數十家。大抵能爲高論。不能見之實驗。其間獨有徐靈胎。爲能治病。然其術得之千金外臺者居多。不純任仲景方也。自餘墨守傷寒論金匱要略者。以爲萬病之法。具在二籍。此於仲景之學。誠可謂不侵不叛之臣矣。顧其治驗闕如。則不當在醫工之數。至

於黃坤載不知醫理。懸解古經。乃敢詆仲陽爲悖謬。東垣爲昏蒙。河間丹溪爲罪孽深重。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於此。尤可憤嫉。今則一切無取焉爾。